

曲海总目提要



# 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四

江都黃文暘原本

海寧陳乃乾校訂

## 錦囊記

未知何人所作。以諸葛亮用錦囊三策授之趙雲。故以爲名。其說本於三國演義。正史所無。中間不合處甚多。緣演義相傳已久。習見共聞。據爲實事。所作傳奇者。凡有數種。此其一也。據演義。赤壁鏖兵。曹操敗走。劉備掠得四郡。據有荊州。周瑜與孫權畫策。聞備喪甘夫人。權僞以妹許備。給至南徐。幽禁於獄。卽遣將取荊州。諸葛亮勸備。因計就計。使瑜墮其計中。密授趙雲三錦囊。內藏三計。危急之際。卽開一囊。其一。孫權非實嫁妹。特欲計取荊州。雲展亮策。先語大喬之父。令告權母吳太夫人。太夫人盛怒。叱權力主婚事。權遂不得不嫁妹於備。其二。周瑜勸權以金玉玩好。象養劉備。備在東府燕樂。不復思歸。雲展亮策。

使備誑孫夫人以荊州危急。欲自回荊。夫人願與同往。乃共設計。託江邊祭祖。爲辭。出南徐而去。其三。權聞備去。遣諸將急追。至封刀與蔣欽周泰。令殺備。且并殺妹。雲展亮策。令備以情力懇夫人。追者四將。皆被夫人叱罵而去。及欽泰追至柴桑江口。則亮先以船二十。候於江邊。接備與夫人。絕江而去。瑜令水軍追至黃州。關羽黃忠魏延拒戰。亮令軍士誑瑜云。周郎妙計高天下。賠了夫人又折軍。初瑜欲取南郡。親攻曹仁。而亮已遣趙雲入南郡。是爲一氣周瑜。瑜以美人計誑備。而孫夫人竟從備去。是爲二氣周瑜。其後瑜託言親往西川伐劉璋。道由荊州。使備供應。實爲假途滅虢之計。規取荊州。亮令備僞許瑜。待其抵荊。四面以兵相拒。瑜爲所誑。箭瘡迸裂。行至巴丘而卒。是爲三氣周瑜。旣而備取西川。權令人給報孫夫人云。吳太夫人薨逝。迎取回家。夫人抱阿斗入船。趙雲截江奪得幼主。劇皆據此成編。全本關目在亮與雲。而尤以雲爲主。插入當陽長坂事。爲雲前後兩大勳績。其間眞僞相錯。不可不爲辨別也。蜀志穆后

傳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劉焉爲子瑁納后。後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

還吳。羣下勸先主聘后。注漢晉春秋曰。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

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劇與此合。又甘后傳。先主甘

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居小沛。納以爲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

荊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於時困逼。棄后及後主。賴趙

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於南郡。章武二年。追諡皇思夫人。丞相亮上言。皇思

夫人履仁脩行。淑慎其身。嬪配作合。載育聖躬。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有尊號。

以慰寒泉之思。劇載當陽長阪事亦合。演義云。先主以喪甘夫人。續孫夫人。正史雖無確據。然甘隨至荊州。又葬南郡。則喪甘娶孫。實與史合。

且可點明陳壽所未備。劉先主傳。建安十二年。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先主表琦爲荆

州刺史。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

見權。綢繆恩紀。注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縣。又注山陽公載記曰。

備還。謂左右曰。孫軍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按正

史云京今之京口。演義所云南徐也。南徐州乃六朝時僑置。此時不宜先有此名。晝夜兼行。演義與夫人同歸之說也。然據正史似孫權以妹嫁於公安。劉備至京相結。居亦不久。無流連歲月之事。後主傳。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裴松之曰。按二主

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卽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抱以免。魚豢魏略曰。備在小沛。曹公卒。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元德。及備得益州。張魯爲洗沐。遂詣益州。松之曰。備敗於小沛。建安五年也。魏略妄說。按劇據演義云。阿斗年數歲。與正史合。此亦可闢魚豢之謬。趙雲傳。雲字子龍。常山眞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及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卽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卽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爲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劇與史合。又按趙雲別傳。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從公孫瓚征討。辭歸。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

先主與雲同床眠臥。遂隨至荊州。從平江南。以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寡嫂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固辭。其後爲翊軍將軍。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雲被圍。大開營門。偃旗息鼓。公軍疑有伏兵。引去。雲以戎弩射公軍。先主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又別傳曰：

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留營在公安。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

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

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劇與傳合。但先

夫人尙多將吳吏兵。安得初嫁時有孫權遣將欲要殺其妹於路之理。演義妄說也。吳志吳夫人傳。夫人吳主權母也。

本吳人。徙錢塘。生四男一女。傳不言女何人。當是嫁先主者。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

有裨益。建安七年薨。會稽典錄言夫人有智略。權譎。又志林按會稽貢舉簿言

吳后以建安十二年薨。據此。吳夫人已逝。而權妹始嫁於備。劇據演義言將婚時。吳夫人於甘露寺觀婚。既婚。得以無患。皆夫人之力。

又云。權迎妹歸。託言吳夫人隕逝。皆妄說也。又按孫策攻皖。得喬公二女。策納大喬。橋公卽後漢司空橋元也。建安之初。已無橋公安。得有喬國老在建安

十四年救劉先主事乎亦妄說也。

通鑑綱目。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目

云。權以周瑜領南郡太守。屯江陵。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郡地以給備。備立營于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集覽地名油口。今屬江陵府。蘇軾詩。披扇當年笑溫嶠。

握刀晚歲戰劉郎。又綱目。十六年冬。法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乃留諸葛

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又綱目。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橫。

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

肘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稍行

其意耶。按孫夫人歸吳以後。正史及演義俱不載其結局。太平府志。螞磯上有

孫夫人廟。香火極盛。序記詩文不下百十。俱云旁考傳記。孫夫人以孫劉不睦。

互相攻擊爲讐。痛自憤恨。投水於螞磯之下。以故後人祠之。此說必有所據。



又按周瑜以建安十五年卒。是時適權嫁妹於備之時。演義因造爲三氣周瑜之說。又按備自詣權求都督荊州。瑜請徙備置吳。權不從。備還乃聞之。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既生瑜又生亮之說。本此正史無有。

又周瑜與權箋云：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按演義本此作周

### 雙忠記

未知作者何人。演唐張巡許遠故事。皆是實跡。蓋巡遠同守睢陽。後先殉節。時人目爲雙忠。睢陰立廟曰雙廟。故此記名雙忠記也。按此記作於明代。明建文時山東布政使鐵鉉力抗

成祖王世貞嘗以配張巡名曰雙忠。作者或由此而起。又正德中江西巡撫孫燧副使許達抗寧王不屈。於是又有雙忠之稱。或因此而借張許以相影託。未可知。

通鑑綱目。至德元載二月。眞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秋七月。令狐潮

圍雍丘。張巡擊走之。十二月。張巡移軍寧陵。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二載春正月。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卻之。三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張巡擊走之。秋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十二月。追贈死節之士。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真源。令張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老君廟。起兵討賊。西至雍丘。與賈賁合。初。雍丘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卻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賊遂敗走。令狐潮與張巡有舊。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不如降賊。巡設天子畫像。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令狐潮築城雍丘之北。以絕其糧。援河東節度使虢王臣。屯彭城。假巡先鋒使。是月。魯東平濟陰陷於賊。賊將楊朝宗帥馬步二萬。

將襲寧陵。斷巡後巡。遂拔雍丘。東守寧陵以待之。始與睢陽太守許遠相見。朝宗至。巡遠與戰。晝夜數十合。大破走之。勅以巡爲河南節度副使。安慶緒以子奇爲河南節度使。子奇以歸檀兵十三萬趣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自寧陵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合六千八百人。賊悉衆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二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衆氣自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巡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子奇乃走。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

合。雜以茶紙樹皮爲實。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五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鬪。遂爲賊所圍。賊爲雲梯鉤車木驢以攻。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皆應機力拒。賊不敢攻。士卒纔六百人。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救。巡令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進明愛霽雲勇壯。具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座中皆爲泣下。霽雲至寧陵。與城將廉坦同將步騎三千人。且戰且行。僅得千人入城。賊圍益急。城中食盡。張巡許遠堅守。茶紙旣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殺以饗士。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旣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遠巡俱被執。子奇問曰。聞君每戰皆裂齒碎何也。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抉視之。所餘纔三四。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生致許遠於洛陽。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且檄譙郡太守閻丘曉救之。曉不受命。鎬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鎬召曉杖殺之。

書法巡遠之死。異時異地。此其並書之何解惑也。當其時。巡子去疾已有異議。李翰傳巡事。復不及遠。綱目等而書之。所以破千載之惑也。發明許遠生

致洛陽。而綱目已書其死者。遠雖不死於睢陽。未幾亦死于偃師。故綱目等而書之。李愷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

其子孫。唐書張巡傳。巡字巡。鄧州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通事舍人出

爲清河令。調真源。又云。子奇將同羅突厥奚勁兵十餘萬。攻睢陽。遠自以材不  
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巡受不辭。又云。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又云。巡

出愛妾。殺以大饗。遠亦殺奴童以哺卒。又云。霽雲見賀蘭進明。進明無出師意。

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輒

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劇與此合。是据韓愈張中丞傳後序。綱目据柳宗元南霽雲碑。故云自嚙其指。

霽雲得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

聞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也。乃啟門入。相持大哭。城陷。子奇以刃脇降。巡不屈。又

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闓雷萬春三十六人遇害。初子奇議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巡也。乃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巡長七尺。鬚髯盡怒。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又云。天子下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霽雲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巡子亞夫。拜金吾大將軍。遠子玫。婺州司馬。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又贈姚闓潞州大都督。貞元中。復官巡他子去疾。遠子峴。贈巡妻申國夫人。大中時。圖巡遠霽雲像于凌烟閣。睢陽至今祠享。號雙廟云。許遠傳。右相敬宗曾孫。嘗爲高要尉。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南霽雲傳。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野尉張沼拔以爲將。尙衡擊汴州賊。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眞吾所事也。遂留巡所。始被圍。

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步內，乃發，無不應。斃。雷萬春傳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方略不及霽雲，而疆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均。按明末流賊攻保定，知府何復同知邵宗元鎮監方正化，率里紳張羅俊羅彥兄弟及金毓峒等固守，後爲流賊所破，皆抗節以殉。當時衆論亦以何邵爲雙忠作者，或因此事借張許以表章，亦未可定。按許真人玉匣記，張巡許遠皆受上帝命爲神。又按今各州縣多有東平王祠，即張巡也。

### 三星照

所演皆非事實。蓋近時人所作。取福祿壽三星拱照之意，借陳搏曹彬點綴生色耳。全璧字趙珍，湖廣麻城人。後周時嘗爲別駕，夫人安氏學生二子，長天佐，次天佑。天佑讀書，天佑經商。陳搏嘗過其門，言福祿壽三星拱照，本家是時趙太祖陳橋卽位，命曹彬伐南唐。彬有二女，亦係孿生。長女喜讀書弄筆，次女喜說劍談兵。彬往江南，次女以男粧相從。軍中皆呼爲小將軍。天佑至蘇州買

得蟬蛻八包。會宋與南唐交兵。唐軍患痘。非蟬蛻不能治。天佑獲金錢無算。遂成巨富。時彬用其女之策。江南得平。而女亦患痘。李後主薦天佑以蟬蛻治之。立愈。彬遂以女嫁天佑焉。天佑入汴。中狀元。彬因以長女嫁天佑。漢兵方強。募人出使。天佑應募往。而漢主以大將歐鵬爲陳搏所說。出家脩道。無人可將。竟飄然棄國而去。天佑因此成功。所云福祿壽三星者。全璧夫婦高年。應星之壽。天佐巍科顯爵。應星之祿。天佐田園萬頃。富敵侯王。應星之福也。中間關目有湯白嚼者。教天佑買蟬蛻。因此致富。以策題誑天佐。果合闈題。二事俱有影響。明時有程姓者。遇海神女。教以製貨。凡當時所最以爲無用者。立得數倍之價。此蟬蛻事之假借也。又有一舉子於場前日夜禱神。求得闈中題目。有一友與相戲。書數題置爐灰內。舉子得之。以爲神賜。默作此題。場中一一相符。遂爾登第。此策題事之假借也。劇云天佐狀元。宋準第二。王嗣宗第三。按狀元無所謂。全天佐。而準與嗣宗爭元。太宗令二人手搏。嗣宗獲勝。遂爲狀元。二人皆太祖



時鼎甲也。言行錄。王嗣宗知長安。种放至。通判以下羣拜謁。放小俛垂首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

### 杏花山

未知何人所作。劇中姓名皆是生造。以吉世芳逃入杏花山莊。遇祥景之女。故以爲名。吉祥樂之。姓及吉郡殷州。但取美名。非實事也。黨傑則指桓溫。或借溫以另刺他人。未可知也。吉世芳。字公珩。吉郡殷州人。州郡皆生造。在大將軍黨傑

麾下。爲前軍校尉。傑字元子。蘄城人。都督荆襄全楚諸軍。當東晉時。謀略蓋世。

平蜀以後。大震威名。按東晉無此人。桓溫字元子。而此人云字元子。自稱平蜀之功。溫嘗平蜀。李勢又自述云。殷浩弔譽沾名。應辟督師。

擁兵壽陽。今北伐無功。按溫極詆殷浩。此蓋指桓溫也。奉勅北伐。欲自圖大事。按兵不動。先鋒柳成龍。其

心腹也。記室參軍安文俊。年少奇才。立心忠直。議事之際。見其慝縮。面譏切之。

劇中文俊責備黨傑之詞。有云。不能流芳百世。傑不能聽。檄示府縣。協濟軍需。當遣臬萬年矣。兩句本桓溫語。益知指桓溫也。傑不能聽。檄示府縣。協濟軍需。稍有缺供。縱兵搶掠。有樂天民者。居內鄉菊潭。一女雲生。年弱未字。聞兵至不戢。欲挈女遠避。山東途遇成龍。逐父而掠其女。天民見文俊軍後至。以爲主帥。號呼求救。文俊告以己乃參軍。非元帥也。及詢奪女狀。心爲不平。馳見成龍。切加誚讓。奪女以還其父。女已釋。而父猶未至。兵馬倥傯。女恐難脫。由小道投一邨家。邨媪楊氏。子曰上官毅。勇力絕人。用鐵扁擔一條。萬夫莫敵。人呼鐵閻羅。專好兜不平事。然孝以事親。恪遵母教。斫柴爲生。不營分外。楊媪見樂女無所倚。姑留之。俟子歸。與言女情。俾訪樂父。毅出覓。與樂父遇。未及抵家。而安文俊忽急竄入楊宅。蓋成龍因文俊釋女。恨甚。必欲殺之。知其押餉在城。欲遣兵縱火殺之。以滅口。世芳適奉帥令。送密札于成龍。使無進兵。成龍以爲此人乃元帥腹心。與己必無相左。竟諉以焚安之事。世芳僞應之。而私告文俊。卽與俱走。用成龍令箭。誑出南城。北火起。索文俊不得。成龍乃率兵急追。兩人見追急。分

道而走。世芳入一山莊中。而文俊至楊媪家。女出見之。感其救己。與媪共議。取布衣氈笠。換其戎裝。使若鄉邨人者。女又流涕述感恩之深。文俊心亦憐之。與訂姻盟而去。成龍遠見文俊入此村中。及至不得。入門窺之。見有戎衣在內。且見前所掠女。遂令兵士擁女及楊媪而去。毅偕樂天生歸。則母與樂女皆不見矣。鄰居告曰。已被先鋒掠去。毅失母。憤怒甚。持鐵械追之。世芳所入山莊曹郡刺史祥景之園居也。家在杏花山旁。景之任所。惟女瓊英在家。見世芳忽遽跳入園中。疑以爲賊。使婢覘之。恍惚見一虎。女親視之。貌偉而氣爽。莊居兩山間。園西廳後。直通山路。左右無踪跡。女乃取父衣冠使衣之。贈以金。啟角門縱之。俾謁父于濟陽。成龍率兵追世芳。見其入園。遍索無有。欲搜內室。瓊易男裝出。見以理諭之。成龍卒不聽。而挾使偕行。會毅趨搏成龍。里民亦皆被兵擾。洵洵並集。共助毅出力。立擊殺成龍。衆已殺官。知事大裂。卽擁毅爲寨主。毅見瓊英改裝。不知其爲女。問以姓氏。瓊英恐直言未便。謬稱諸生吉本祥。毅乃用爲參。

謀令與樂天民結爲父子。朝廷以成龍激變歸罪主帥。罷黨傑官究治。而拜祥景爲大將。都督荆襄。使討上官毅。楊媪脫成龍之禍。聽樂女言。投山東之親戚。道遇景軍。付爲義女。命楊權作乳母。以待迎己女來。結爲姊妹。時賊勢猖獗。世芳文俊同投景麾下爲偏將。世芳出戰被禽。毅欲殺之。本祥救免。夜與相見。使從中取事。而楊媪以賊卽己子。告景知之。遣文俊招降。毅得母書。卽刻卸甲。奏聞於朝。景進爵秩。世芳文俊皆擢顯職。毅免罪授官。本祥改原姓。爲世芳妻。雲生爲文俊妻。

### 玉蜻蜓

蘇州人所撰演申時行事也。時行狀元宰相謝政以後。優游林下。富貴壽考。一時獨擅。子孫科甲蟬聯。爲吳門望族。然起家頗微。有云其母實某庵尼者。輕薄之士。遂作此劇以實之。言其父與尼通。而生時行。父死於庵中。其母守節撫之。遂至鼎貴。大率不根之談也。小說有赫大卿遺恨鴛鴦繚事。言大卿誤入尼庵。

爲羣尼所暱。委頓而斃。其所佩帶曰鴛鴦。繚爲匠氏所拾。以眎其妻。妻往驗得實。鳴於官。正尼之罪。此劇采其說而附會之。又小說有陳大郎者。吳江人。嘗至蘇州。見一人髭髯滿面。欲觀其舖餽何狀。乃市酒肴與飲食。而其人以爲知己。心甚銜感。後大郎舟中遇盜。則盜魁乃其人也。厚贈金帛。護舟還家。今劇內亦點入。申時行字汝默。長洲人。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廷試第一。授修撰。榜姓徐。後復本姓。歷諭德。充經筵講官。進左庶子。掌翰林院事。萬曆五年。由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六年三月。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已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累進少師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爲元輔。九年而歸。歸二十有三年。壽八十。考終於里第。主眷優渥。三詔存問。太平宰相。風流弘長。吳人以爲盛事。據言申時行之父名曰桂生。與友沈君卿。嘗同至尼庵遊翫。見尼志貞之美。桂生心愛之。一日子身造庵。志貞與其師弟輩共留庵中。不使歸家。久之。桂生以怯症斃。而志貞生一子。即時行也。初桂生以玉蜻蜓贈志貞。志貞

生時行。庵中不可育。乃書生年月日。以玉蜻蜓繫臂。送置道旁。又密書桂生牌位。供之。自誓終身潔守。蘇州郡守徐姓。道聞兒啼。拾以爲子。取名時行。時行嫡母張氏。尙書之女。有才而剛。見夫不歸。謂沈君卿當知其情。率僕詬辱。然終不得其踪跡。志貞亦與張氏善。常至其家。而張氏不知根由。歲月已久。惟辛勤作家。廣營家業而已。時行年長。頗聞己非徐氏子。一日喚婢至密室。委曲問之。婢乃告以玉蜻蜓之故。旣而擢大魁。還蘇。偶至尼庵禮佛。志貞見其貌酷似桂生。心甚驚訝。時行見所書牌位。亦疑而問志貞。志貞不能隱。乃具述始末。時行知卽生母。出玉蜻蜓于袖中。因與志貞共還家。認其嫡母張氏。按此蘇人相傳之說。其來已久。然恐未的。申登第時榜姓徐。然是本籍。若蘇守則非蘇人矣。雖云蘇守老而僑居。恐未可卽用蘇籍也。明時蘇人張姓爲尙書者。止一太倉張輔之。今云申母張尙書女。未知是否。又劇中沈君卿遇李鬚。其事載小說。乃陳大郎事。亦未知確否。

紫金鞍

不知何人所作。係憑空結撰。姓名具屬捏造。似受青樓局騙。演此以泄憤。其命

名亦不甚貼切。據劇內以平賊榮封作收場。賜以紫金鞍。取安貞之意。故題是

名也。略云。蘇州潘次安。言其貌次於潘安也。字再貞。始逐邪而後為諸生。返正故云再貞耳。美才貌。幼失

怙恃。依姑丈莊正儒。謂係儒家也。以女淑娘。割襟許字安。正儒歿。姑因乏嗣。教育安

甚摯。安與舅兄戚尊。誼相得。為道義交。謂至戚而能尊道誼耳。黠友曹二植者。取亞於曹植之意。然

其人既大壞。不宜取此名。誘安與狹邪女陸么鳳游。謂其妖媚耳。甚暱。植與鳳及幫閒詹會趨。言

會趨奉耳。局安費多金。姑知怒。責館童春兒。謂蠢兒也。蒼頭莊科。勸令畢姻。以束其心。遂

結褵莊宅。安迷于么鳳。嫌姑禁制。密攜么鳳之西湖。沉酒花酒。此做元劇李亞仙花酒曲江池

而歲科兩考皆不赴。學使除其名。漸乏資斧。植與么鳳以計脫安。適賈尙書子

南京應試。附其財勢。挈么鳳往投。匿搗桂媽家。安踪跡之南畿。無所遇。適尊誼

以學使臨場大收。其同寓友匿喪被攻不許入。誼勸安貸其卷入試。及放榜。安

名第一。誼亦中式。么鳳知之。復與親密。誼勸安歸慰其姑。安戀么鳳。遂攜之京師。尋擢大魁。賜宴瓊林。緣與么鳳遊春郊野。誤不赴宴。遂被黜革。而二植以賈尚書力。補武林驛丞。么鳳復棄安。隨植南歸。遵誼登進士。授部曹。勸安毋戀青樓。以圖進取。安迷不悛。猶以么鳳爲植所誘往也。氣憤成狂疾。其姑遣僕探安。遂勸之歸。時屈端陽。植與么鳳于水次觀龍舟。安疾少瘳。急往瞰鳳。鳳謂植云。今不拒絕。纏繞無已。遂厲聲拒安。安始悔悟。初館童春兒。因安迷戀。自西湖遁歸。遇太湖賊擒授僞職。留賊中。二植攜么鳳赴任武林。亦被擒。欲誅之。春兒係舊識。叩賊求免。植遂從賊。尊誼念安負才遭困。薦勸湖賊。春兒潛與安約爲內應。賊俱被縛。并擒么鳳。二植罪應大辟。遂正法焉。春兒以功免罪。尊誼次安皆遷官。姑與妻皆封誥云。按坊刻有王翠珠傳。云翠珠禾城名妓也。聲色絕羣。慕之者非重價不輕接。國學生潘某聞其名。挾重貨往。情甚綢繆。分釵破鏡。翦髮焚香。誓同生死。歲餘。潘橐十蕩八九。赴試秋闈。臨歧戀戀不能捨。潘以家業



中落淹逆旅者兩載歸卽候翠翠與富商對飲若不識一面者發言先以姓問。潘大駭意其以商故明日亦然潘怒出所翦髮擲還之翠始回笑呼茶意殊不。浹潘歸大恨欲礮刃磔之友人勸解潘乃作解嫖論以示人後復就秋試夜泊。江邊見富商立舟上顏枯衣縷爲人執簿籍潘詰其故則其家貲盡耗于翠爲。其所給流落無倚寄食于人潘出囊貲十緡贈之潘是年領薦回翠母子先艤。舟迎矣潘乃揚帆不顧而去劇所本乃此傳也傳又言翠母子竟託生潘宅爲。犬此蓋潘惡翠之極故作是語此劇或卽其所爲未可知也。按情史吳中陳體

喜詩謬謂體方吾必嫁君然君貧乞詩百首爲聘體方苦吟至六十餘首遂歿。時人多謂其老耄被給而體方每誇於人以爲奇遇劇內次安爲么鳳尋蹤痛。哭成疾亦影射此事。

### 百鳳裙

未知何人所撰。演魯翔魯會離合聚散事似無所据。但中引平妖傳此傳雖有。舊本而明末馮夢龍增半刊行始流傳於世則作者亦近時人也。內以楚娘百

鳳裙爲關目。故名。略云。宋仁宗時。貝州魯翔。妻石氏。子會。年弱冠。有美才。秉性敦厚。翔在京會試。娶妾咸。楚娘。迨成進士。選授廣西土林知縣。攜至家。石氏頗妬。心害其寵。翔將赴任。聞儂智高作亂。欲子身攜兩僕行。時楚娘有數月妊。石念夫第緣楚娘。故恐道中不便。并己不挈。益恨楚娘。俟夫登程後。卽託媒媪。鬻楚娘。會力勸母俟其產。產子未幾。卽出痘。驟驚隕絕。謂己不有。楚娘檢奩中。有百鳳裙一事。前後兩幅。每幅繡鳳五十。精巧絕倫。楚娘痛兒。取裙一幅包裹。付之家人。覓一郊外空地。同居民劉二埋之。未卒事。家人先回。兒得土氣復活。劉二抱回其家。不數日。痘如期愈。蘭芽玉茁。眉目如畫。柳州團練使昌期。本貝人也。有女月仙。美且能詩。顧未得子。昌有世職。使僕季某覓一兒撫之。他日可承襲也。季還貝。見劉二所抱子。肌膚玉瑩。出重價買歸。以奉於期。期夫婦亦大喜。謂天所賜。育以爲子。名曰賜兒。石氏見楚娘失兒。益迫令嫁。楚娘誓不肯。適僕何某從翔抵廣。回報翔有凶信。石愈促楚娘嫁。會爲書策俾出家。乃從何僕。

之。姊女爲尼。初翔赴廣西。抵界上。聞智高甚猖獗。得一官。輒索厚價以贖。與相  
梗者殺之。乃以文憑付僕李忠。與之易服偕前。而令僕何還家。前則果遇賊。忠  
被殺。賊欲殺翔。翔言是某令方赴官。賊遂羈營。俟其家賄贖。安撫使狄青令昌  
期視賊。且檢察諸被害者。見李忠衣內有文憑。告於青。棺而瘞之。標曰上林令  
魯翔。以爲識。昌使僕季還。貝道遇何。與之語。何往視不謬。故亟歸以報于主人  
也。會聞父信。卽星夜奔赴粵中。以昌期瘞父。趨謁致感謝。因詢所標在何處。期  
言道。枳難行。盍留我署。俟賊平無梗。當使人往覓之。會不得已。下榻於期署。狄  
青逐賊。智高敗走。以己衣衣死賊。去其首。青軍得之。謂已獲智高。屬期作露布。  
期轉以屬會。文成送青覽。青大悅。邀會至幕。欲宣露布。會言露布不可宣。恐其  
中有詐。青大然之。使諜者細察。果僞也。乃大發兵。入崑崙關。搗巢。遂擒智高。會  
在期署中。期愛其才。欲妻以女。索所爲詩。令女代。已和以示會。會歎服。不知女  
作也。期面語會。以女許之。會以無母命。不敢遽承。而是時期所撫子。賜兒已七

歲。姊月仙愛之甚。勝於同懷。且時取百鳳裙。描其樣。置於奩具。月仙聞。父母欲以己許魯生。與婢竊窺。見與弟賜兒貌相似。默自驚訝。私作詩以紀。其母見詩。亦知女已屬意於會。決以女字之。狄青既獲智高。錄其簿籍。有上林令魯翔名。乃拘繫不降者。知翔尚在。爲魯語之。魯訪得。迎至期署。父子相聚。始就姻。且知前所標者。卽翔僕忠也。青命魯復作露布。并具疏奏捷。而敍翔被執不屈。魯參謀有功。忠代主受難。詔旨召青爲樞密。以昌代其職。翔遷郡守。魯授州牧。令期等皆還里。稍治家事。然後赴官。蓋貝州方遭王則之亂。故恩旨相體恤也。王則事具見豹凌岡井中天二劇內。此劇竟稱彈子不言改名諸葛遂智。與井中天異。又言彈子張鸞皆返邪歸正。佐彥博滅賊亦小異。則叛時。遍掠男婦。而以聖姑姑與約。不許擾寺院菴觀。翔妻石氏事亟無所措。乃反投楚娘菴中。又恐形跡易露。亦改道裝。時何至觀已逝。惟楚娘在不念前忿。竭心力事之。石氏甚悔。且感。及翔會歸。已無家。暫借菴寓。見石與楚娘。急買宅迎歸。爲子畢姻。楚娘見月仙奩中有百鳳裙。心甚感動。適昌期已自生一子。其家婢僕每竊

言賜兒爲假子。賜兒亦自疑。及來姊家。戲其貌與魯大相似。家人盡以爲訝。而楚娘以裙故。不能默。密詢月仙。月仙以弟非父出。及李僕買得根由。以告。於是翔呼李問狀。李云。劉二所賣。又呼劉。劉初不肯言。變色詰之。欲加拷問。劉始吐實。且云。初見兒復生。不相聞者。知石夫人之妬。恐不能容也。翔恕劉不究。賜兒復歸宗。按狄青傳。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除青宣撫。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舖。爲陣。青執白旗。麾兵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也。甯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

劇中所載俱實。但以不認智高爲魯會所諫。是增飾語。傳記多言智高未獲。卽青傳亦未能指

實言擒智高不的。青將有張玉孫節。無昌期。上林縣屬賓州。與史合。

## 射鹿記

不知何人所作。凡演三國事者，俱各提一事為主。此則據演義曹操許田射鹿一段，以作根柢。而要緊人物，則劉備馬超。謂其初董承劉備馬騰等合謀圖操，其計不就。演至馬超歸先主以結局。與正史離合參半，不可盡信，亦不為無本也。據演義曹操殺呂布，自下邳班師回許昌，以劉備為徐州牧，令入朝見帝。

拜左將軍宜城亭侯。自此稱為皇叔。

史無皇叔之稱

程昱勸操興霸王之業，操因朝廷

股肱尚多，請獻帝田獵，以觀動靜。並馬而行，駕至許田，獻帝令劉備射兔。忽見林中大鹿衝出，帝三射不中。顧操使射，操借帝雕弓，射中鹿背。將校皆以天子射中，踴躍同呼萬歲。操竟勒馬遮于帝前，以當之。關羽大怒，提刀欲斬操，而備搖首送目。羽乃按止。

許田射鹿，正史所無。關羽一段，實有其事。詳見于後。

帝回泣語伏后，后父伏完力薦

董承，乃縫密詔于玉帶襯中，賜承。承遂與侍郎王服、將軍吳子蘭、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願、西涼太守馬騰、豫州牧劉備等，協謀圖操。

正史但載王服、种輯、劉備，而馬騰事蹟不載。與

董承共謀，其說詳見于後。

會袁紹滅公孫瓚，袁術尊為帝，棄淮南，欲歸河北。操令備擊術，至

徐州張飛殺袁術將紀靈。關羽殺車胄。懼操來攻。求救于紹。時董承等謀操事。

發爲操所殺。操以其黨尙有劉備馬騰。遣兵攻備。備走青州投袁紹。

中間關張等事多載

古城記中

及取荊州入漢中。而馬騰子超爲操所蹙。亦至蜀投先主。劇中情節大略

如此。按蜀志先主傳。建安二十四年秋。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于漢帝曰。

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毀民物。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

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

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

內。臣等夙夜惴惴。戰慄累息。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

操破于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非所以鎮衛社稷也。先主亦上

言漢帝曰。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

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雖糾合同

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隕沒。辜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應

權通變。寧靜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

董承與先主協謀。圖操。具見于此劇。

與史合。關羽傳注。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操共獵。獵中衆散。羽勸備殺公。備不

從。及至夏口。飄搖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

亦爲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爲福耶。裴松之以爲備後與董承等

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爲國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

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實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

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託爲雅言耳。

演義射鹿本此。不爲無因。但未嘗有並馬。

遮帝等事。係增飾也。

後漢書獻帝紀。建安元年八月辛亥。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

尉錄尚書事。封衛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庚申。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冬十一

月丙戌。曹操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己以聽。四年春三月。衛將軍董

承爲車騎將軍。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

詔誅曹操。壬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

演義與正史大段相合。

通鑑綱目。漢獻帝建安



四年三月。以董承爲車騎將軍。十一月。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五年正月。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青州。目云。初董承稱受帝衣

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

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演義所謂青梅煮酒論英雄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

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卽車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備。

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備曰。使汝百人來。無

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董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

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

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

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

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備奔青

州。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演義大段相合。發明。自曹操劫天

子以來。天下已非漢有。董承以元舅之尊。親承密詔。與昭烈謀誅操而不克。故昭烈在徐。因遂起兵。然前史未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載董承等受密詔誅操。其立義頗精。然不言昭烈討賊之舉。至陳壽志魏。反謂董承等謀反伏誅。其謬妄無理。莫甚于此。及其志蜀。始於昭烈稱漢中王之下。錄其與董承等同謀誅操之語。此則實事難泯。不可得而曲說者也。後漢書。漢獻帝紀。建安十六年。

秋九月。曹操與韓遂馬超戰于渭南。遂等大敗。關西平。十七年夏五月。誅衛尉。

馬騰。夷三族。未言騰與董承謀。

蜀志馬超傳。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父騰。與邊章。

韓遂等俱起事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

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

中。移書送騰。爲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

畿。于是徵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超與韓遂合從。進軍至。

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許褚。

曠日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超投涼州刺史韋康。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韋康故吏民合謀擊超。超奔漢中。依張魯。聞先主圍劉璋于成都。密書請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璋卽稽首。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演義大段相合 典略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衆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于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宗屬。超復敗于隴上。後奔漢中。從武都逃入氏中。轉奔往蜀。建安十九年也。按典略魏文帝所撰言建安十六年超反。則已前超未與曹武董承受密詔與馬騰共謀之說。附會無疑。

### 銀牌記

不知何人所作。本元人兒女團圓雜劇中。稍加增飾。情節相同。添出銀牌各半。爲會合符驗。故名銀牌記也。略云。蠡吾白鷺村富人韓弘道妻張氏。四十乏

嗣妾李春桃懷娠。

元人劇云春梅

寡嫂陳有子曰安童。與弘道同居。欲獨吞其產。唆張

逐春桃。弘道欲留之。張不可。弘道乃以所佩銀牌。上刊己名。分其半贈之。他日生子。可爲据也。春桃無所歸。遇女醫。使投巡舖。李寡婦同棲。新莊店人俞循禮。晚年無子。叩太乙山仙姑祈嗣。妻得孕。復卜男女。籤云。萬物各有主。不好明明許。是女不是男。是男還是女。俞不能解。春桃居舖中產子。而寡媪適出。度不能保。方啼哭。有獸醫王姓者。俞舅也。贈銀二兩取之去。春桃繫銀牌付之。俞妻生一女。王以春桃子易之。而名其女曰彩鸞。俞不知也。滿月時。王以銀牌爲賀。母令繫之。稍長。讀書。取名元豹。春桃與媪亦移居他所。初春桃既逐。陳氏分弘道財產。子皆蕩盡。及陳氏歿。安童益無藉。弘道怒逐之。夫婦皆悔。遣春桃。致己乏嗣。逾十七載。男女皆長成。王貸牛於循禮。循禮拒之。王恨其悻。王嘗貸弘道銀。往償之。弘道念其貧。不肯受。遂還其券。且謂云。予無子。蓄財何爲。取借券盡焚之。王謂弘道云。公有盛德。何乏嗣。弘道告以春桃被逐事。王念所易子。卽其出。

也。云別時有記驗否。弘道述銀牌各半爲驗。王吞吐欲言。細詢之。復贈以金。王遂以實告。持銀牌往。迓元豹於別墅。豹從塾中讀書歸。塗遇王。告以本生父母。出銀牌相合。遂隨弘道歸家。俞知而訊其妻。妻度不能隱。具告其情。俞索己女。王亦送歸。俞元豹試擢大魁。特疏尋母。遇於井邊。迎歸奉養。念俞撫育恩。常往省視。王爲執柯聘彩鸞爲配。且與安童和好。以家貲贖恤之。

### 傑終禪

近時人作。演夏言曾銑子事。皆屬子虛。結局時。以相扶翼者三人。從僧修道。名曰悟傑。悟終悟禪。故曰傑終禪也。略曰。曾銑以仇鸞忌功。及嚴嵩誣陷。與夏言皆棄市。言妻孥徙廣西。復逮銑家屬。有舊部中軍參將李珍。匿其子士天。小字寄郎者。遁歸湖廣。銑妻莫氏投繯。嵩遣緹騎往追珍之德州。撞倒修緞人。尤若虛。執其裾大鬧。僧雲行見而問之。得其情。爲匿士天於菴中。珍卽受逮。尤亦仗義。尾至京。探珍狀。初徐學詩。亦以劾嵩受害。妻亦隨殞。有女文華。遇許飛瓊。

妹許仙姑。救入山。授以劍術五行之法。以其未了塵緣。使幻入茶肆。居汴梁道上。以俟英才。會僧雲行慮匿。士天不密。攜出同朝名山。士天染恙。途中過茶肆。文華見其品不凡。留肆養疾。僧飄然獨往。及病瘳。各述家世。乃年家也。遂與訂盟。仙姑云。汴當有盜。令文華授士天兵法。兵部丁汝夔以酷刑拷珍。令供士天珍不吐一詞。尤若虛至京。獄卒孫自矜帶入獄中。修緘。乘間易衣帽。令珍以擔遮面。混出獄。孫知窘甚。詢尤以故。尤述珍仗義。故欲代之。孫亦憐尤。歸告其女英娥。娥素習槍棒。性任俠。乞父救。尤命孫以他囚代棄市。父女與尤俱遠遁。值白蓮妖賊王汝賢。以妖女蓮岸爲軍師。擾山東一帶。詔胡宗憲勦捕。自矜等過山東。被劫入寨。士天出探賊信。亦被劫。蓮岸覘士天美。用爲參謀。以英娥爲近侍。令娥說士天與蓮爲夫婦。士天細詢娥。知其父爲己事貽累。邀敍始末。定計擒賊。密遣尤訪文華。同詣宗憲。使娥謬諾蓮姻。及尤之茶肆。見許姑書於牆。有往廣西尋我之字。遂入粵訪之。遇李珍夏經於途。夏經卽相國言子也。有膂力。

能扼猛獸。珍於粵中遇之。授以武藝。及長。母易氏故。聞憲招賢。共往投之。珍改姓名曰陶春。詢尤何往。尤云。訪許仙姑。經識其處。遂同詣姑。姑授文華破邪正法。及見宗憲。乃授兵符令箭。與珍並爲將。與妖賊戰。賊大敗。復用霧迷官軍。適雲行于泰安得神呪。抵戰處持呪。霧立開霽。蓮遁入營。士天與英娥給以結花燭。醉之酒而刺之。復給汝賢議事。亦殺之。拔營歸宗憲。奏功疏上。詔賜士天翰林。夏經龍驤將軍。文華配士天英娥配經。夏經告妻以父仇未雪。文華乘鸞于宮中。奏嵩奸惡。逮入養濟院。世蕃仇鸞皆伏誅。李珍孫自矜。尤若虛不受職。從雲行修道。雲行取名珍曰悟傑。孫曰悟終。尤曰悟禪。按夏言有一子。年將冠。幾得官而夭。曾銑子孫不乏。崇禎時有中舉人者。嘗與嚴嵩後裔同席。席間大闕。主人甚窘。徐學詩有兩人。此則劾嵩者。刑部郎也。其疏不列嵩款。而摹寫情狀曲盡。革職回籍。隆慶元年。奉旨召擢。不至。夫婦皆殞。亦未聞其女何若也。時蘇州徐學詩爲禮部郎。恐嵩以同名誤害已。乃改名學謨。後至禮部尙書。乘鸞。

奏嵩奸之說。蓋因藍道行以扶鸞揭嵩短。故影借也。仇鸞身後伏誅。相去已久。王汝賢以白蓮教擾山東。乃天啟年間事。酒醉蓮岸而殺之。乃借唐賽兒事。然亦非正史。乃小說所編也。餘並幻出。又按嘉靖時有常熟人楊儀。作保孤記一篇。夏言子蘇夫人所出。儀爲保全之。故作此記。儀彼時部郎也。劇中李珍影借此事。其後未得官而夭。無所爲破賊拜將軍之說也。

### 君臣福

未知何人撰。係近時人手筆。演范雍父子祖孫事。謂其生宋仁宗之世。賴朝廷之福。一門三代。盡被恩榮。是以標曰君臣福也。事蹟多係增飾。略言范雍河

中人。官知制誥。乞假里居。妻閔氏。子奇。奇妻鄭氏。按奇係雍孫。雙名子奇。皆力行善事。朝

旨擢雍樞密使。毀里民貸券而後入京。是時天下太平。兗州民家有產麟之瑞。雍子奇已登會榜。殿試之日。試麒麟賦一篇。稱旨。擢狀元及第。雍由樞使改官大學士。子奇又生一兒。一日內三喜畢集。趙元昊窺延州。命雍父子卒兵往勦。



交鋒之際。大敗元昊兵。奏凱班師。雍拜丞相。奇掌制誥。坦八歲以神童薦。曹皇  
后召見宮中。試詩被獎。仁宗賜爲小狀元。官以秘書正字。其後三世重加恩錫。  
遣官爲雍治。又以王家之女下嫁於坦。榮寵貴盛冠絕一時。雍夫婦年躋百  
齡。特賜錦袍玉帶。御書燕喜堂扁額。開筵之日。南極老人星暨長眉大仙。使青  
衣童子送金丹一粒。東方朔亦捧蟠桃爲雍夫婦祝壽云。宋史范雍傳。雍字  
伯純。家世太原。後爲河南人。雍中進士第。歷河北陝西轉運使。以尙書工部郎  
中爲龍圖閣待制。遷右諫議大夫。加龍圖閣直學士。拜樞密副使。趙元昊反。拜  
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元昊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不設備。一日引兵數萬破  
金明砦。乘勝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守城者纔數百人。雍召劉平于  
慶州。平帥師來援。元孫兵與賊夜戰三川口。大敗。平元孫皆爲賊所執。雄閉門  
堅守。會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左遷戶部侍郎。又爲資政殿大學士。知永興  
軍。遷尙書左丞。加大學士。後贈太子太師。諡忠獻。子宗傑。陝西轉運使。宗傑子

子奇。字中濟。階祖。雍蔭。簽書并州判官。以唐介薦。神宗賜對。提舉脩在京倉。元祐初。爲集賢殿脩撰。累遷吏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子坦。字伯履。以父任爲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改左司員外郎。押伴夏國使。應對合旨。賜進士第。擢起居舍人。嘗官集賢殿脩撰。歷戶部侍郎。按雍及孫子奇與曾孫坦。本傳官序如此。劇云。祖貫襄陽。誤。祖從龜爲右屯衛將軍。葬河南。遂家河南。劇云。祖爲河南廉訪。亦誤。子奇本雍孫。劇云。雍子。又單名奇。亦誤。雍爲龍圖閣待制。又嘗加龍圖閣直學士。又嘗爲資政殿大學士。贈官宮師。然未嘗拜宰相也。作者見大學士之稱。以爲宰相。遂云。拜龍圖閣學士。已進中堂。又云。陞禮部尙書。兼左丞相。又云。進吏部尙書。同平章事。又云。進太師極品。不知宋時殿閣學士。固非宰相之職也。雍在延州。嘗爲元昊所欺。夏人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似大范老子可欺也。小范指仲淹。大范指雍。劇中鋪詡雍功。以爲大敗元昊。非實蹟也。子奇與坦皆嘗爲集賢殿脩撰。自明迄今。狀元皆授脩撰。作者以

其父子爲狀元。蓋因此耳。其中關目多係添飾點綴。選舉志真宗景德二年撫州晏殊大名府姜蓋始以童子召試詩賦。賜殊進士出身。蓋同學究出身。尋復召殊試賦論。帝嘉其敏贍。授祕書正字。後或罷或復。自仁宗卽位。至大觀末。賜出身者二十人。建炎二年。用舊制親試童子。召見朱虎臣。授官賜金帶以寵之。後至者或誦經史子集。或誦御製詩文。或誦兵書習步射。其命官免舉。皆臨期取旨。無常格。淳熙中。王克勤始以程文求試。內殿引見。孝宗嘉其警敏。補承事郎。令祕閣讀書。會禮部言。本朝童子以文稱者。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後皆爲賢宰相。名侍從。今郡國舉貢。問其所能。不過記誦。宜稍艱其選。理宗後罷此科。劇中范坦以神童召見。試深宮春麗之題。坦無此事。而亦非無因也。仁宗曹后召令朝見之說。是因內殿引見語。加之文飾耳。小狀元三字。見王禹偁集。禹偁送孫僮詩。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蓋其兄孫何已作狀元也。是年僅果復爲狀元。范坦授祕書正字之說。則借用晏殊事也。

新果其值...

...

...

...

...

...

...

...

...

...

...

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四終

...

# 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五

江都黃文暘原本

武進孟森校訂

## 繡衣郎

不知何人所作。大略與胭脂雪相仿。而稍有同異。以白回贖授巡按御史。取漢書暴勝之繡衣持斧之義。名之曰繡衣郎也。其事無所本。明隆慶年間。河南洛陽縣皂役白施。字心懷。妻黃早沒。子名回贖。施天性仁厚。在公門四十年。力行善事。奉公守法。排難解紛。合縣中皆呼白佛子。其子好讀書。因功令倡優隸卒子弟不得應舉。乃屬內姪黃一庭爲子。援例入監。改籍更姓。但名回贖。趣令赴京到監。使老僕安泰隨行。時有窮民冷若水者。妻柴氏。女青蓮。一家三口。女色甚豔。其父小橋。嘗負仇宦二十金。先後償息數倍。而未獲折券。比鄰倪愛秋。以淘沙爲業。挈與同伴。抵城外五十里地。曰梁店者。淘沙于市河中。仇宦名亮。

咸寧侯鸞之姪。世襲百戶。爲富不仁。雙目並瞽。而谿刻滋甚。其僕刁鑽房恩。相

助爲惡。至冷宅索逋。見若水遠出。卽拽其女青蓮以歸。柴氏隨往哭求。亮擊不

肯放。反令僕毆柴氏。亮有祖傳玉簪。名曰玉蟠龍。脂雪云比明鏡。此云玉蟠龍。

皆互異處。雌雄兩隻。馬伏波征珠崖所得。亮曾祖成爲將時得之。此俱飾說。非事實。傳爲世

寶。持簪而飲。玉龍能吸盃中之酒。又能自舞。且酒盡輒滿。亮邀縣令黑有天飲。

嘗出以侑觴。時有荆楚大盜賽虬髯。雖居綠林。豪俠尙義。聞亮富而多非。使其

黨執亮別館中。挾至亮家。令大叫速取財物。劫其貲甚厚。中有玉蟠龍。其黨又

并冷氏擒去。至舟中。虬髯見擒女。心大不悅。置之岸上。玉蟠龍亦誤失水中。劇云。

賽虬髯有令。不許掠婦女。甚言仇亮盤債之惡。謂不如盜賊也。回贖舟行。見女號呼求救。使舟人與僕共扶入

船。欲送回家。恐爲盜累。安泰有妹。嫁于張而寡。住梁店鎮。其子張小舍。孟津縣

捕役也。泰與主謀。載冷氏往。謂是己女。俾依妹以居。而小舍已徙二十里之新

橋鎮。回贖停於路。以俟之。倪冷二人方淘沙歸。出所淘二簪以示贖。贖以五星

買得愛秋之一。若水欲持歸以爲女飾。獨不肯售。及歸家。遇亮僕刁鑽。始知女

入亮宅。偕往謁亮。欲以所淘金若干爲息。贖女還家。而銀包內玉蟠龍一簪。爲

亮僕所見。指爲盜贓。執送縣令。拷打誣服。并拶其妻柴氏。使白施押保。令又給

若水云。兩簪並得。便可釋放。愛秋不知其給。謂果得簪。則可救若水。乃縛黃紙

于背。述若水被難始末。冀遇從前買簪人也。令將若水三日一比。白施心憫。每

每潛照拂之。周給飲食。其妻或至。亦導與夫相見。夫婦皆深感其德。按令云姓

云姓白。言令不明。斷此事如黑獄。不若其役之能分皂白也。皆非真姓名。他賊旣不得。而簪亦未全。若水雖擬辟。其

案未結也。回贖至京。大雪中沽飲于酒肆。穆宗微行。先在肆中。白稱大學生。與

論時事。心大嘉賞。天方甚寒。脫一御袍賜之。明日令司禮監宣入陛見。授爲御

史。巡按河南。緣贖冒籍。不知爲本省人也。按明太祖微行。遇監生。其詩云。他年若得臺端任。敢向人間擊不平。立授

爲御史。隆慶時無此事。也。穆宗亦未嘗微行。贖入河南境。卽易服私行。道遇愛秋。見其唱叫若水事。

欲取玉簪與之。簪與印同裏。人叢中爲翦絡者竊取。急與老僕安泰相商。泰言

己甥張小舍。最善捕賊。可以此事委之。方與僕偕往。翦絡者皮子衿。素畏小舍。得簪印卽叩其宅。以送小舍。而小舍他出。子衿呼其內室云。有物置桌上。卽去。冷青蓮出見得之。會暮汲井。愛秋倉皇與相遇。爲言若水監禁。須得玉簪可免。青蓮卽取出與之。愛秋忽遽。并攜印去。比贖與秦至。則無及矣。亟至縣門追之。愛秋獻簪并露其印。縣令以爲大盜。監禁獄中。而視巡按之印。知其已失。謂奇貨可居也。贖失印甚急。適遇其父施。共相計議。立赴察院到任。各屬晉謁俱不見。獨召洛令。語次報云。內署失火。親捧印匣付令。旋報火滅。令與施計。欲無還印。施以利害怵之。不得已。乃置印於匣。贖旣得印。乃出檄招賽虬髯降。出冷若水倪愛秋于獄。治仇亮豪惡之罪。大著廉明之譽。乃奏明原籍原姓。穆宗以其招降有功。擢授侍郎。其父貶封脫隸籍。娶冷女爲媳。不以其賤爲嫌也。胭脂雪劇云。所

賜御衣。名曰胭脂雪。此劇無衣名。故以繡衣爲名。成婚之時。價相贊禮云。聲聲慢唱皂羅袍。又云。聲聲慢唱浪淘沙。以示諧謔云。



一名魚籃記。不知何人作。其自序曰：魚籃道人言舊有弋陽調演普門大士收青魚精一劇。辭旨俚鄙。今特踵其名而名之。另作崑腔魚籃記。述事不同。而辭旨排調亦與迥別。劇中之事。本之禪史。載花船以于楚寓居魚籃庵。與尹若蘭相遇。故名魚籃。然于尹婚合非正。而劇中秦婉娘所適非耦。後得改配聞人傑。亦非正理。故名雙錯。卷所載天后時事。按之正史。離合參半。劇中有司禮監秉筆。蓋作者乃明時人也。考唐書。狄仁傑卒於天后之聖曆三年。新書則云。久視元年九月辛丑。狄仁傑薨。再參甲子會紀。則云。仁傑實卒於天后之久視元年六月。久視元年卽聖曆三年之改元歲也。後張柬之等舉兵誅二張。乃在神龍元年。去久視元年六載。此云狄公尙在。則據稗史。與正史不合。其自序亦云。又按長安五年。卽神龍元年。五月癸卯。張柬之。崔元暉。及羽林衛將軍敬暉。桓彥範等。率左右羽林兵以討亂。張易之。張昌宗等伏誅。丁未。徙后於上陽宮。

戊申。上后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劇與史合。但復爲尼之說。則係捏添。又按三思本傳。其誅由節愍。非出自中宗也。至于聞尹。

詹諸姓氏皆稗史捏造正史所無

略云雲間于楚字粲生唐天后時人也才美而學富見天

后所行不道放情詩酒與彭若齡效彌鞏輩遊狹當是時張昌宗張易之武三思輩擅權驕恣宮人尹若蘭本名家女貌美通詩書后以封章委之使僞作內官裝束賜名尹進賢借稱總管天下兵馬錢糧鹽鐵屯漕水利等事兼訪隱逸遺賢招募技勇頒給勅命卽日起行若蘭初辭不允乃承命行其不堅辭者欲借此自擇所從也中州秦氏婉娘其父母悞聽媒妁錯配市井鄔隗年踰七旬婉娘有怨容數加鞭扑鄰生聞人杰者少年才士也彼此互見目交心許鄰有惡少常挑婉娘不應甚憾窺其隙僞爲婉娘書招杰至家因而糾衆捉奸適尹巡歷至中州途遇其事拘衆至驛親鞫憐兩人才貌捐俸銀給鄔老另娶以婉娘斷歸杰且助以膏火初若蘭改名作內官出使三思遇於端門心疑其事後訪得情實心悅若蘭之貌遂與張昌宗來俊臣密謀欲害狄仁傑張柬之等而圖若蘭爲己妾若蘭至建康私行山僻冀遇知音時當夏五于楚亦游建康寓

居魚籃庵。與僧不塵題詩勝處。爲若蘭所見。方心嘉所作。而邂逅相遇。若蘭遂聘楚入幕。楚艷其色美。初不知爲女身也。久之相得甚歡。若蘭始傾露。相與盟於大士之前。約爲夫婦。時天后下璽書責尹不稱職。尹又爲三思二張所搆。危不自安。竟與于楚遁跡。翩然作五湖之遊。湖中大盜甄儀道。有衆數千。于尹夫婦泛湖被獲。以其爲儒生也。敬禮之。適吳縣令遣一介至湖招撫。儀道猶豫未決。楚與若蘭請往見令。與訂盟誓。令卽聞人杰也。夫婦日夜念尹恩不置。一見遂與儀道約。解甲歸降。并作書薦之仁傑。後得立功邊地。官至節度使。天后春秋高。狄張輩誅昌宗易之。三思漏網。復柄用。聞人杰已爲諫議大夫。薦于楚才。楚與若蘭雖遇赦。而以踪跡未明。不自安。亦上疏自白。三思見疏。假旨收若蘭。而於中途劫之入私第。若蘭欲自殺。有命婦駱仁恕之妻詹氏。亦被陷在第。救之得免。然不能脫去。偶見案上有扇。乃來俊臣所獻。以媚三思。語皆不道。詹乃與尹作書封扇。密遣人致仁傑。據以發三思奸。并奏尹詹遭陷。而聞人杰等亦

交章劾三思。中宗乃誅三思。而以若蘭歸楚。送詹還籍。且欲授楚官。楚上章辭。時太后復爲尼。聞之。召楚若蘭。面詢其詳。設宴賜爵。以榮其歸。

#### 四郡記

此記未知何人所作。與古城記皆以劉備關羽爲主。古城所演。係劉關前截。在徐沛間事。四郡所演。係劉關後截。與孫氏爭荊州事。劉關起手。大略相仿。諸葛

亮魯肅周瑜等。則皆古城所無也。

華容放操。單刀赴會。二折流俗。豔傳華容。放操出於假託。單刀赴會。乃是實事。

大略

載劉備與孫權共破曹操。操旣還許。荊州本應屬權。而備用計得之。及取益州。權復來索。備令羽守。魯肅爭而不得。其後權遣陸遜呂蒙圖羽。則不復載。蓋爲羽諱也。情節與正史頗合。劇據演義爲多。演義之指。以爲諸葛亮周瑜鬪智。着着爭先。凡瑜所規畫計謀。皆不出亮所料。瑜至氣死。而荊州終屬於劉。然若所言。無論權瑜智勇。非演義之策所能籠絡。而備亮無一毫信實。專以反覆詭詐。貪小利而忘大義。志苟得而味遠圖。反曹操之不若矣。彼時孫劉并力禦曹。駢

蚤相倚。備娶權妹。權借荊州犄角爭衡。同舟共濟。一以自救。一以謀敵。雖未必推心置腹。而拒操方急。豈暇相圖。迨局勢稍定。備無立錐。荊州尙非己物。于是規取西川。以爲進步。及旣得益州。而荊州要地。亦不肯復還。其初周瑜有先見之明。勸權及早箝制。不幸短折。魯肅又材不及瑜。嫌隙漸開。交猜互搆。孫劉若爭荊州。而曹勢彌成矣。杜甫詠諸葛亮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蘇軾言甫託夢于軾。謂亮恨先主失計。欲吞吳也。亮草廬畫策。卽云孫權可以爲援。豈有百出詭變。以誑權瑜之理。流俗艷稱三氣周瑜。不可不辨。綱目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按此所謂也。四郡十四年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按此荊州歸備。本由權請。十六年冬。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後漢書獻帝紀。建安二十四年夏五月。劉備取漢中。冬十一月。孫權取荊州。孫劉始末荊州之事。凡十年。劉先主傳。建安十二年。劉

表卒。子琮代立。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曹公到襄陽。聞先主已過。將精騎五千急追之。及于當陽之長坂。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使亮自結于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追到南郡。曹公引歸。先主表琦爲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劇中本題正面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元。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爲荆州牧。治公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荆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明年。璋斬張松。嫌隙始構。先主引兵到涪。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羽留鎮荆州。按羽鎮荆州最久十九年。進

圍成都先主領益州牧。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  
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  
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  
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  
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二十四年先主有漢中羣臣尊爲漢中王  
還治成都關羽攻曹公將曹仁擒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諸葛  
亮傳先主問計安亮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按先主見亮於草廬首建此策主不能守謂劉表父子也。又曹  
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  
沙三郡。建安十六年劉璋迎先主亮與關羽鎮荊州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  
軍署左將軍府事。關羽傳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  
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

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先主爲漢中王。拜羽前將軍。假節鉞。率衆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郝陸渾羣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

演義云。令羽取長沙。羽傳不載。

魯肅傳。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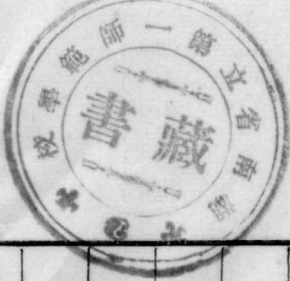
也。

吳書。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渡江見孫策。策雅奇之。

周瑜薦肅。權引肅合榻對飲。肅因請鼎足江東。以

觀天下之釁。劉表死。肅請奉命弔表二子。說劉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行至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逕迎之。到當陽長阪。勸備與權并力。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與定交。備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反命。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諸將勸權迎之。肅獨進曰。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乃勸召還周瑜。任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權大請諸將迎肅。傳又云。備詣京見權。求





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于地。

周瑜疏請代已。拜奮武校尉。代瑜領兵。令程普為南郡太守。轉橫江將軍。劉備

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陵。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眾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

爭三郡。按此孫劉相失之始。在先主已定益州之後。吳始索地。尚未全索。荊州

書。俟得西川。便還荊州。孔明居間。魯肅為保人。直與借券相似。可晒。又先主已

取益州。云俟取涼州。乃還荊州。非在荊州時。云俟取益州。還荊州也。蓋益州未

得。劉甫借荊州。孫亦豈遽催索。既得益州。肅住益陽。與羽相值。肅邀羽相見。各住

州。劉已有立業之地。故孫欲索荊州耳。肅因責數羽曰。國家以土地借卿

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此單刀會。正也。肅因責數羽曰。國家以土地借卿

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

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

辭色甚切。此人不載何名。乃諸將軍中一人也。今單刀會。惟周倉持刀在旁。然周倉不見正史。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

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吳書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

敢干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耶？肅曰：始與豫州觀于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于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山陽公載記：曹公船艦爲

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陷泥中死者甚衆。軍旣得出，公大喜。諸將問之，公曰：劉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備尋亦放火，而無所及。按此

無關羽華容放曹之說，作者似爲先主補此一着耳。綱目集覽：襄陽，春秋楚邑，秦兼天下，自漢以北爲

南陽。今鄧州是。自漢以南爲南郡。今荊州是。襄陽乃南陽南郡二郡之地。隋唐

爲襄州宋陞襄陽府荊州楚之郢都。秦漢置南郡。今江陵府是。質實荊州舜之  
所置。春秋時爲楚郢都。秦拔郢。置南郡。漢初爲臨江國。尋改爲臨江郡。後置荆  
州刺史。南郡隸焉。三國初屬蜀。漢後屬吳。

### 滕王閣

明季有鄭瑜撰滕王閣雜劇。此數作全劇也。不知何人所作。內演王勃駱賓王  
事。半屬牽引。劇內以王勃省父。舟至馬當山之南昌。程七百里。遇神。以順風送  
勃。一夜卽抵昌。詣閻都督作滕王閣序。故以是名。略云。王勃字子安。絳州龍  
門人。自幼英絕異敏。有神童之目。父福時作宰嶺表。勃往省。舟至馬當山。時都  
督閻公於九月九日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婿吳子章作序以夸客。勃至馬當山。  
謁神致禱。山神以順風送勃。舟夜行七百里。抵南昌。獲與重陽之宴。勃居末坐。  
染翰如飛。立就滕王閣序。閻大歎服。厚贈遣勃。時天后潛圖改物。徐敬業貶柳  
州司馬。駱賓王貶臨海丞。俱客揚州。敬業令賓王作檄。起兵數月。敬業走死。賓

王亡命不知所之。賓王卽福時甥也。勃登第授官。被譖削籍。福時官雍州司功參軍。亦坐勃故。左遷交趾令。中宗時。詔購賓王文。復勃原職。召福時詣京。過杭州。遊靈隱寺。遇賓王。與共作靈隱寺詩。賓王訴遇僧薙染免患之故。福時言已赦免。勸令歸俗。賓王不從。福時乃與勃還京。一門並得榮顯云。按馬當神事。

傳記中頗及之。郡志亦載。而醒世恒言最詳。雖加點綴。而實跡爲多。云高宗時。

王勃十三歲。從金陵欲往九江。路經馬當山下。乃九江第一險處。陸龜蒙馬當山鉞山之險

莫過於太行。水之險莫過於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勃舟至山下。風波亂捲。碧波際天。水嚮翻空。

舟將傾覆。勃吟詩一首。書擲水中云。唐聖非狂楚。江淵異汨羅。平生仗忠節。今

日任風波。須臾雲散霧收。風浪俱息。舟泊馬當。勃行至一古廟。額云。勅賜中元

水府行宮。勃至神前。焚香祝告。見一老叟。坐塊石之上。神清氣爽。貌若神仙。曰

子非王勃乎。來日重陽佳節。洪都閭府君欲作滕王閣序。子往獻賦。可獲貲財

數千。勃問路程。叟曰。水道共七百餘里。勃云。今已晚矣。止有一夕。焉能得達。叟

曰。子但登舟。當助清風一帆。使子明日早達洪都。吾卽中元府君也。須臾舟至。勃辭別上船。解纜張帆。頓失故地。天明已到洪都。勃乃入城。直詣帥府。閻都督方開宴。遍請名儒秀士。俱會堂上。坐有儂州牧學士宇文鈞。進士劉神道。張禹錫等。其他抱玉懷珠者百餘。勃年幼。坐于座末。閻公使人捧筆硯。請坐客作序。諸人悉固讓。至勃獨不辭。閻公起身更衣。入小廳內。使吏觀其所作。卽來報知。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以手拍几曰。若子落筆。若有神助。眞天才也。須臾文成。閻公大喜。徧示諸儒。莫不愧服。閻公之婿吳子章。有冠世才。初閻公欲俟諸人並讓。則令婿作文以誇座客。及勃文成。子章離席而起曰。此舊作也。遂對客朗誦。一字不錯。衆賓並驚曰。子安之作性。子章之記性。皆天下罕有。可稱雙璧。子章與勃。遂成厚契。次日勃辭去。閻公贈五百縑。及黃白酒器。共值千金。勃至馬當。備牲醴酬謝。復見老叟云。其後有水厄。勃後果溺于海。乃叟迎去云云。此段大半有據。以後來事牽合耳。

羅天醮

不知何人所作。或因嫌貧悔婚。故託劇以泄忿。內插王守仁擒宸濠。及孫燧許  
遼死節事。不過點綴作關目耳。後因設醮會合收韻。故名羅天醮焉。略云。蘇  
州龍履祥。幼時。父母與門氏割襟。定其女秀鶯爲室。及長。彼此失怙恃。不能諧  
伉儷。鶯依表兄戚維榮。榮妹秀英。與鶯皆美艷。而鶯擅詞賦。王守仁總督兩廣。  
履祥其甥。致書邀赴廣。履祥志遠大。不屑就幕。家居自如。時孫燧巡撫江西。許  
逵爲副使。而蘇州陸寬。新任兵巡道。維榮與寬子德咸善。置酒賀咸。邀祥爲客。  
二秀于屏後瞰祥風貌。竊相喜悅。會行酒令。維榮無所答。屏後詢鶯。一一指教。  
座中皆疑。詰榮孰代答者。榮露鶯名。祥始悉已聘之才。洵咸與榮述割襟事。而  
榮以祥貧。咸富。竟背祥盟。而以鶯字咸。鶯聞。欲作詩致祥。不得便。會榮出。祥乘  
間入。鶯急走避。使青衣以所作詩付祥。令速歸作迎娶計。祥貧無措。榮益逼鶯。  
鶯給以疾。召女醫孟媪診視。以書洵媪約祥。夜至後戶。贈畢姻資。祥亦以回札。

附媪覆鴛。媪遇榮。惶遽遺祥書。榮知。遂與家人伏暗處。候祥至。用器皿納祥袖中。誣以盜控之。學博。褫革懲罪。祥乘押差出。脫身至廣。詣守仁。榮給鴛。言祥已斃。使咸強娶鴛。鴛計無所出。潛投江中。兵備楊銑赴安慶任。救之。撫爲義女。時宸濠叛。孫燧許逵。罵賊不屈。皆死節。惟陸寬降。逮寬子付京定罪。而王守仁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率兵討濠。奏祥贊畫功。命代寬職。及入京獻俘。陞江西巡撫。過吳門。學博與榮皆懼禍。謀贖前罪。給己妹爲鴛。懇祥續舊盟。祥亦釋怨。成花燭。及訊往事。英語皆不符。細詢其故。知鴛已沉江。此其妹也。祥初不欲婚。強而後可。乃攜榮夫婦同赴任。時宸濠已平。兩江寧靖。有司設羅天大醮于朝天宮。邀天師結壇。薦諸盡節者。祥憫鴛守節。繕疏附薦。鴛亦懇銑薦祥。祥見己名甚驚異。詢銑。銑述女夫事。祥猶以爲同姓名者。祈天師伏壇查二人名。天師徧索無有。叩之三星。言二人在陽世。當貴顯。銑心大疑。細詢鴛。鴛爲述前事。出舊聘玉鴛一枚付銑。又詢祥。語皆合。遂以配祥。榮疑祥別聘。使妹拒之。祥述始末。

乃悟。及成婚。果鳶也。二女仍敘姊妹。與祥偕老焉。按明正德十四年。寧王宸濠反。江西巡撫孫燧。副使許逵。抗節不屈。皆被殺。南贛巡撫王守仁。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率兵討濠。不久擒濠。劇中所引。蓋實事也。然是時守仁非總督。其督兩廣。在嘉靖五六年間。姚鏌討岑猛叛黨未平。乃用守仁代之。守仁至。其黨盧蘇王受來降。守仁令不釋甲而杖之。遂以無事。此倒說在征濠前。燧逵不屈。餘官頗降賊。無所謂陸寬。初宸濠請復護衛。尙書陸完議從之。濠數與完通。及誅濠。大學士楊廷和以完爲濠黨。奏完下獄。遣戍。陸完。蘇州人也。作者諱而爲寬。以其附濠。故託名陸寬降濠也。兵備楊銑守安慶。亦屬近是。內時守安慶者。乃參將楊銳也。宸濠攻其城。銳固守不下。濠不敢越而東。守仁乃得平濠。厥功甚大。今云楊銑當改正。龍履祥爲守仁甥。則妄牽合耳。劇內同守仁討賊者。伍文定及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恂。皆實。濠平以後。功賞甚薄。守仁累疏爭之。文定陞僉都御史。久之。官至尙書。而戴邢僅稍遷。不得重用。從濠反者。



劉養正劇云爲其參謀亦實。養正江西舉人。初嘗講學。與守仁甚善。及濠擒。瘐死獄中。守仁收瘞。以文祭之。曰。誅者國法。祭者友誼也。然時人頗議其非。御史程啓琬劾守仁先與濠通。擒濠非其本意。且指及瘞養正事。彼時楊廷和與王瓊不協。以守仁乃瓊所薦。每抑其功。然平濠實出守仁。啓琬之疏。報聞而已。

### 奪秋魁

係近時人作。內演岳飛初年事。與史傳不甚合。半據小說。半屬粧點。飛本傳于宣和四年。眞定宣撫劉韜募敢戰士。飛應募。請百騎。擒相州劇賊陶俊。賈進和。復招賊吉倩。補承信郎。無應舉事。今劇內武闈赴試。甚謬。但作者以奪秋元起波。故云奪秋魁焉。略云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父早背。

耕侵其地。割而與之。貫其財。者不責償。今劇內無父名。母姚氏。貧未娶。惟務農業。嫻弓馬。好讀左氏春秋。

生有神力。挽弓三百斤。弩八石。此本與傳合。時屆清明。與母掃祖塋。牛皋王貴慕飛。

名往投。遇于塋。義結兄弟。訂赴秋試武闈。時宋高宗將遣使通問於金。前往者。

相繼受拘。皆畏避。有殿中御史崔縱。字庭直者。毅然請行。崔本傳。字元矩。非庭直。官承議郎。使金時。

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非殿中御史。崔毅然請行。與洪皓先後使金。乃實事。但非為皓副也。副洪皓使金。韓離不點南使名。

縱皓仗節不屈。秦檜湯思退。匍拜伏。湯思退無使金事。縱皓使北時。檜已還。俱係竄入。金發皓縱于

冷山。值縱病。遂于途中觸崖盡節。崔以患疾。握節死北地。無觸崖事。此係點染。飛請母以盡忠報國

四字刺於背。此與如是觀不同。與皋貴赴武闈。有小梁王柴貴恃勇悍。立生死券。與武

舉敵如勝。貴者擢武元。衆皆怯。飛即與鬥。悞毆斃之。繫飛獄。節推張世麟女善

子平。嘗謂其父言。當以八字勁者為匹。值麟監武場。覘飛勇。欲字以女。飛母姚

知子逮獄。叩麟辨控。畏柴勳戚勢赫。計無所措。牛皋狼狽于崔縱簷下。避風雪。

崔女憐其義。贈之衣帛。時秦檜為禮部尚書。素忌縱。誣縱降金。逮其女付宜城

縣訊鞫。適皋大醉。臥伏案下。縣尹高球酷訊崔女。值皋醒。遂劫崔女歸。與飛母

僑居。飛既坐大辟。值宗澤監市曹。世麟知澤忠。令飛母懇澤保救。澤知其枉。遂

奏免飛罪。時湖賊楊么據洞庭。即薦飛往討。討么一事。係實事。么方浮舟湖中。以輪激

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以草浮湖中。作巨筏。塞諸港。與賊戰。賊舟輪被礙。不能行。遂大潰。么欲赴水走。牛皋預設網。遂擒么。及凱旋。授飛招討使。皋亦授職。初。縱羈北地。以書託洪皓。遺宗澤。代字其女。澤欲以配飛。世麟先浼澤執柯。以女字飛。澤知牛皋忠勇。亦浼世麟作伐。以崔女字皋。兩諧伉儷云。劇大半据演義及小說而作。其柴貴。張世麟。崔連姑等事。俱屬捏造。又高球爲宜城令。前後顛倒。太屬荒唐。岳飛事。已詳載精忠記。牛皋王貴亦具載。宗澤授陣圖。亦詳如是。觀劇內。岳飛傳。賊么恃其險。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及飛擒么。人以其言爲讖。崔縱傳。字元矩。撫州臨川人。政和五年進士。歷確山主簿。仙居丞。累遷承議郎。使北。以大義責金。怒徙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恚恨成疾。握節以死。洪皓。張邵。還。歸。縱之骨。詔以兄子延年爲後。洪皓傳。皓字光弼。番陽人。政和五年進士。建炎三年。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尙書。爲大金通問使。至太

原留幾年。及至雲中。黏罕迫仕劉豫。皓不從。黏罕怒。流遞冷山。久之。與張邵

朱弁同遣還宋。按皓未嘗與崔縱同行。劇係點綴。湯思退傳。紹興二十五年。參大政。秦檜病

篤。招董德元及思退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思退不敢受。高宗以為非檜黨。

信用之。累進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言。觀其所為。多效秦檜。遂以觀文殿學士。

奉祠龍興。符離師潰。召復相。金帥紇石烈志寧。遺書三省。索海泗唐鄧四郡。思

退遣盧仲賢報書。擅許四郡。上批示三省。言思退議論。秦檜不若已而惑之。仍

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按思退無使金事。劇以黨秦檜割四郡。故增飾詆之也。

### 赤壁記

未知何人所作。演周瑜赤壁燒船。本是事實。但此舉皆瑜勳績。而演義歸美諸

葛亮。創為祭風之說。又增飾種種變詐。以術制瑜。劇遂据為牆壁。此與正史不

合也。劇中劉備自冀投荆。關張輔翼。諸葛入幕。結好孫權。種種情跡。已互見錦

囊古城草廬四郡諸記中。即祭風燒船。亦俱互見草廬記。然赤壁為此劇正面。

所宜詳載。綱目。漢獻帝建安十三年。秋七月。曹操擊劉表。八月。劉表卒。九月。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冬十月。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于赤壁。大破之。操引還。目云。初。魯肅言于孫權。請與劉備結好。肅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兼道至南郡。而琮已降。遂迎備于當陽長坂。勸令自結于東。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遂與肅俱詣孫權。見于柴桑。說曰。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

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權以示羣下。張昭等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

迎之耶。今北方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沒。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瑜請精兵五萬。權撫其背曰。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備。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艨艟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

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焰張天。人馬燒溺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遇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蹈藉死者甚衆。天又大風。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近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曹仁圍甘寧。瑜大破仁兵。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杜牧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因東南風急一段。發此論也。演義緣此。遂謂冬月必無東南風。造出孔明祭風之說。云周瑜僞病。亮與魯肅言。惟某能醫。及入見。索紙書十六字云。欲破曹公。須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乃爲瑜畫策。於南屏山下築三層七星壇。用百二十人圍繞。作法三日。借三日夜東南風。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起。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瑜遂以此破



曹劇亦据此作要緊關目。蓋見景生情。將無作有也。至云瑜俟三更風轉。令丁奉徐盛潛殺孔明。追及其船。趙雲射斷篷脚而去。則太誣矣。魏志武帝紀。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按陳壽力護魏武深沒瑜功故其所紀失實如此。山陽公載記。公船艦爲備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

歸。江表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云。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胡曾赤壁詩。火烈西焚魏武旗。周郎開

國虎爭時。兵交不用揮長劍。已挫曹瞞百萬師。蘇軾赤壁賦。東望夏口。西望

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又軾念奴嬌詞。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雲。驚濤拍面。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閒看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浮生若夢。一尊還酹江月。詞話云。當以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高啟二喬觀

兵書圖絕句。共凭花几倚新粧。越女兵符讀幾行。銅雀安能鎖春色。解將奇策

教周郎。此蓋翻杜牧詩。按若云火燒赤壁之策。小喬所教亦巧於立論。周瑜傳。瑜字公瑾。廬江舒人。長壯有

姿貌。建安三年。授建威中郎將。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攻皖。得橋公兩女。

皆國色。策納大橋。瑜納小橋。江表傳。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後漢書獻帝

紀。十三年冬十月。曹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周瑜敗之于烏林。赤壁。黃蓋傳。

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于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

矢所中。時寒墮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床中。蓋自強以一聲呼當。

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演義云。被張遼射中肩窩。乃係懸揣。韓

當傳。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周泰傳。與周瑜程

普拒曹公于赤壁。攻曹仁于南郡。甘寧傳。隨周瑜拒破曹公于烏林。攻曹仁

于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凌統傳。為承烈都

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于烏林。遂攻曹仁。

集覽赤壁按方輿勝覽黃州注引水經載赤鼻山齊安拾遺遂以赤鼻山爲赤壁山其說乖謬蓋周瑜自柴桑至武昌縣樊口而後遇於赤壁則赤壁當臨大江在樊口之上今赤鼻山在樊口對岸何待進軍而後遇之乎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而後有烏林之敗則烏林當在江之北岸赤壁在江之南岸今乃云赤壁在江之北亦非也然蘇子瞻赤壁賦云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乃疑似語其大江東去之詞亦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此又可見矣且子瞻嘗言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云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是否又按鄂州赤壁山注引郡縣志云赤壁在蒲圻縣西北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此卽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船處也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謂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其說雖各有所據惟江夏之說近古而合於中烏林與赤壁卽非一地也又云樊口卽武昌縣樊口赤壁居其上遊又方輿勝覽黃州烏林注按水經述江水源流至今巴陵之下云江水左逕止烏林南酈道元注云右逕赤壁山北則赤壁烏林相去二百餘里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而後有烏林之敗二戰初不同日後漢紀乃總書爲烏林赤壁故荊州記漢陽臨嶂山南岸謂之烏林峯又謂之赤壁寰宇記引圖經亦以烏林爲赤壁亦失之矣要之道元後魏人去三國尙近考驗必得其真也

### 百花記

未知誰作其情蹟多係空中樓閣以百花點將爲關目攢簇處故曰百花記

略云秀水鄒化字玉林宋鄒鳳之曾孫妻江氏鄱陽江萬里之裔妻父江洪妻母歐陽氏妻弟江六雲元皇慶二年左丞相鐵木迭兒奏請開科取士六雲約

化同入京應試。化令妻向岳父母借貸資斧。六雲先行。訂于蘇州相晤。時有安西王阿難答。世祖開國勳臣。鎮守嘉興等處。廣積糧儲。羅網豪傑。與右丞相阿忽台表裏爲奸。蓄謀叵測。女百花公主。美而且武。恃其材勇。常欲集師數萬。以圖大舉。江氏道過安西府門。家將擒入。指爲探聽軍情。安西問係鄉人。卽欲縱去。百花見其妍慧。啟父留以侍己。名曰江花右。使習陰符。化見妻一去三日。疑其父母不肯借貸。親往岳宅。與妻握別而行。及至妻家。洪夫婦云未見女。洪疑化竊賣其女。化又疑洪轉嫁其妻。同控縣令。令斷化無故謀妻。擬戍爲羽林衛卒。解至京師。鐵木迭兒憐其才。授爲侍衛指揮使。安西故與迭兒交惡。迭兒奏免各路糧稅差徭。安西不從。轉加田賦。陳兵出入。反形漸露。迭兒奏其不軌。阿忽台力庇之。旨以事跡未彰。干戈不可輕動。令迭兒選廉能官十二員。分十二道巡察天下。其轄安西地者。卽以安西委之。六雲進士及第。授浙江道御史。膺命採訪浙地。兼探安西王謀反一事。易服私行。至安西府門。被拏送入。安西方

惡人探聽六雲乃改名海俊。自稱鄉里豪師。安西愛其才。授爲參軍。委以兵事。俊因僞作心腹。以俟機便。八竦鐵頭者。安西近侍也。恐安西暱俊而疏己。欲陷誅之。公主每於百花亭演武。如有人擅進此亭。卽時處斬。八竦以酒醉俊。令人舁入百花寢床。會花右先至。見而大驚。使匿書案下。未幾。百花入內室見之。呼出問姓名。知爲八竦所陷。令越牆去。然眷戀之色。爲俊所覺。因潛伺之。百花復呼俊與訂終身。以所佩雙劍分其一贈俊。已而安西果叛。築壇仿漢制。拜百花爲大將。百花點將時。分南北二部。以俊爲總提。南北兵馬參贊軍務。考功護軍使。花右爲南部掛印先鋒女將。用軍法斬八竦於轅門。以報俊讐也。俊旣授僞職。令駐平望鎮以防湖。俊卽脫身赴京師。仍名江六雲。以復命而潛謁迭兒。具言被執始末。迭兒許爲轉達表章。令六雲密往。無使安西覺。俟大兵來討。作內應。迭兒遂薦鄒化爲總兵都督。率領鐵騎。征勦安西。安西盡力攻蘇州。州守伯顏堅拒。不能克。聞化兵至。百花卽遣花右將前部迎之。及對壘。夫婦皆驚駭。戰

未合。花右鳴金收軍。遣火頭軍吳壽星投戰書。密與化約。許爲內應。大戰之日。俊與花右佯敗走。化引兵追。與百花戰。化亦佯敗走。百花追之。俊與花右忽反。戈襲其後。百花大敗。化等遂率兵圍安西。父女于鳳凰山。安西尋被獲。百花遁走。德清庵爲尼。六雲失百花。悵甚。方遣卒分道尋覓。而百花令壽星以所佩雙劍之一。持寄六雲。言身已入空門。留示憶念。於是化與六雲親詣庵中。迎百花。至營。奏捷疏中。飾言百花率先歸順。并請少寬其父。朝旨超擢化三邊總督。六雲兵部侍郎。貸安西之死。以六雲百花婚配爲夫婦。按元史鐵木迭兒傳。皇慶中正爲中書右丞相。則所指是其人也。但此劇以迭兒爲忠臣。言其奏准官家。詔赦天下軍民。罷役免差。減商旅之稅十三。田糧十二。薦賢討賊。皆其首功。史傳則迭兒在姦臣之列。遣使分行各省。括田增稅。苛急煩擾。南方騷動。遠近驚懼。再入中書。居首相。怙勢貪虐。兇穢滋甚。劇所載正與相反。又劇云伯顏守蘇州抗安西。蓋指伯顏與迭兒爲一路人。据史則伯顏持正。迭兒以其不附己。

譖而殺之。亦不相合。元史宗室世系表。世祖十子。次三安西王忙哥刺。諸王

表忙哥刺。至元九年封。出鎮長安。子阿難答。至元十七年襲封。大德十年誅。劇

云佐世祖一統之基。封王爵。居百寮之上。又云亦係奇握溫氏苗裔。多與史合。

按史阿難答乃世祖孫。武宗本紀。成宗末。安西王阿難答。與左丞相阿忽台等。謀推成

宗皇后伯要眞氏稱制。阿難答輔之。仁宗定計。誅阿忽台。遣使迎武宗至上都。

執阿難答賜死。按此阿難答不應在嘉興。宰相年表。成宗大德七年癸卯。左丞相阿忽台

至十一年止。武宗至大四年辛亥。右丞相帖木迭兒。兩人未常同相。又迭兒左

阿忽台右。元制右在左上。劇亦未合。科白內浙江道御史三邊總督。皆明代官

制。元時無有。按諸公主表云。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

亦槩稱焉。劇稱公主。與史相合。又按表高昌公主位下石魯罕公主。太宗孫女

適火赤哈兒子高昌王紐林的斤。主薨。繼室以其妹八卜叉公主。又薨。繼室以

兀刺眞公主。世祖之孫安西阿難答女也。據此是安西王女。但不名百花。或另有一人未定。但史云元室之制。非勳

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莫得尙主。  
是江六雲尙百花之說。未爲當也。

### 慶豐年

一名三多記。作者大指。以運值太平。世躋極盛。明良際會。河海澄清。玉燭常調。金甌永固。取豐年爲瑞。和氣致祥。以申華祝三多之意。郭子儀最有福澤。用作通本關鍵。和英。韋遠。桂金元者。取義于和爲貴也。鋪張瑋麗。攢簇鮮新。具見雍熙氣象。老子一氣化三清。白鶴翔空。四仙童隨侍。天將環列。太白金星捧玉旨。遇治世人王佛萬壽之期。命衆仙修合長生丹藥。正須九葉靈芝。白鹿自西王母瑤池。啣芝來獻。乃命二十八宿。向靈寶仙界。同護八卦丹爐。五采騰霄。結成金牌。上現悠久無疆四字。靈丹旣就。仙童捧丹。隨侍老子獻祝。而入羅漢隨侍釋迦文佛。捧鉢西來。善財龍女。捧甘露瓶。隨侍觀音大士。諸天星宰。并十洲三島仙子。絡繹後先。二仙童隨侍南極壽星。執五色瑞芝。二仙女隨侍西池王母。執千葉蟠桃。一時並集。佛鉢內現出白雀金蓮壽山。各種靈異。老子進仙丹。



大士進甘露。王母進蟠桃。壽星進靈芝。仙鶴自雲端飛舞筵前。啣圖以獻。赤文金字。書曰乾坤不老。天地同春。郭子儀出鎮朔方。夫人趙氏一胎三女。皆已長成。長曰淑娟。次曰愛娟。三曰蕙娟。長眉仙捧旨示快活仙云。此王母駕前法瀛。雙成飛瓊三仙女也。有文昌座下兩侍者。及武曲星俱已久謫人間。令快活仙下界。巧合婚配。子儀巡邊回。快活仙化爲道者。云從蓬島而來。贈以小畫一軸。曰此中有三多湊合之兆。且不日封王。又贈以一枕。名曰通仙。展畫視之一羽士。赤足蓬頭。飄然不俗。玩賞之次。道人已去。未幾歲暮雪晴。子儀晝臥書室。快活仙引入枕中。身遊閬苑。一生折荷花。一生折桂花。一生金甲戎裝。相繼而至。仙告子儀曰。此皆公東床妙選也。多福之徵。當應於此。又見五老執杖。皆童顏鶴髮。曰此公多壽之徵也。又見七小兒爭入懷中。嘻笑環繞。曰此公多男子之徵也。子儀旋醒。已而衆妾各生子女。子得七人。女得八人。按世俗相傳如此。子儀實八子七婿。也。時有和英者。成都人。桂金元者。朔方人。韋遠者。淮郡人。和韋並遊朔方。與桂

結異姓兄弟。和桂習文。韋習武。邊地有金銀八鑛。鑛神化黃白二熊當道。能制伏者。金銀卽歸之。子儀出示募擒熊者。韋應募。執鋼叉入深山。見二小兒舞崗上。疑爲妖物。急追之。滾入地中。二熊突至。與戰。熊敗走。亦入地中。用叉掘地。得金銀窖。乃以土掩之。而馳告於節度之轅門。盡以金獻。內有叉尖一定。予韋壓驚。會歲晚。子儀召桂生。代作元旦昇平朝賀表。遣使於進朝。並以金進。奏明金係韋所獻。表係桂所作。韋見和貧窘。遂以叉痕之錠送和。時春正朝賀已畢。將及上元。有旨命李白品定各鎮表章。取桂所作爲第一。元宵之日。子儀設宴。蓋娟忽沈睡。其二姊以通仙枕枕之。又以子儀鎮魔寶劍壓之。頃之遽醒。則寶劍已失。手持一叉痕之錠。蓋快活仙引入月宮。使以劍與和英。易其金也。子儀出示覓劍。和英乃持以獻。李白方奉詔授韋桂官。封子儀爲王。且目擊劍與金互易之異。遂爲三人作伐。同贅于郭。淑娟嫁于桂。愛娟嫁于韋。蓋娟嫁于和。還奏于朝。并授和官。久之。子儀八十七子八婿。俱膺顯爵。諸孫進酒。同展仙畫。快活。

仙復雲端示現云。當是之時。四海朝宗。八蠻修貢。年豐人樂。率土之濱。伏臘宴飲。而永豐鄉安樂邨富仁忠爲社長。首倡耆老。祀神報賽。億衆歡呼。拜舞雀躍。百戲畢陳。以答豐年之慶。是以名曰慶豐年也。

### 寶釧記

一名七紅記。不知何人所撰。與八黑劍舟記似出一手。皆上虞魏浣初評。李喬蕃釋。或卽二人筆。未可知也。朱陳相遇。以寶釧作合。故名寶釧。又始終賴漢壽亭侯神力。同赤面者七人相助。故又名七紅也。略云。襄陽儒生朱聘。字達夫。美才品。幼失怙恃。寓城之衍慶寺讀書。與黠僧如真善。奉關侯像。朝暮焚香。不少懈。有巨室陳諧女芳華。攜婢碧桃。遊吳平章集芳園。適聘亦至。眷華之美。華亦喜聘英俊。目成而去。詢知陳女。遂竊入其園內。見華倚欄玩花。遣婢候母。直前與揖。告以佳人宜匹才子。華已心許。囑使行媒。聘訴己貧。華則贈以寶釧。婢碧桃至。亦慫恿之。且使聘于望日詣園。贈以納采資斧。及期。僧邀聘飲。聘辭不

勝僧詰之。告以故。僧給爲稱慶。強聘沈醉。卽潛入陳園。適華有母族至。邀華會飲。華不敢拒。以銀付碧桃。遣聘。及見僧。叱之。僧求歡。桃堅拒。僧手刃遁歸。華父聞桃斃。且懷白金。心知非盜。必華有所私也。責婢紅杏。杏以實告。鳴于官。擒聘。酷訊。不能自白。哭禱漢壽亭侯。祈示凶身。以明己寃。侯示夢。責聘品不端。故及于禍。然與華本有夙姻。寃當爲汝明。值御史葉夢弼巡楚。侯示兆於葉。言朱聘之寃。葉細鞫。知僧假冒。擒送獄中。而釋聘。俾與華諧伉儷。僧素習幻術。遁出獄。投北寇旭烈爲軍師。大擾邊塞。朝廷遣馬光祖往征。屢敗。會聘擢大魁。賈似道欲妻以女。不從。用計薦爲光祖參謀。遭僧幻術。亦大困。關侯指示。令布八門金鎖陣。又會七神。以十萬衆助之。七神者。張道陵天師。赤心忠良王元帥。劍仙崑崙虬髯張仲堅。唐將秦叔寶。上仙鍾離權。及漢壽亭侯也。皆秉南方丙丁之氣。故赤心赤面。聘遂大捷。擒妖僧正法。凱旋具奏。勅封七神。光祖及聘皆晉爵。芳華封國夫人。按馬光祖傳。嘗爲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兼行營留守。脩飭。

武備防扼要害。邊賴以安。劇引入亦非無據。龍圖公案。孝感諸生許獻忠。與屠家女蕭淑玉相慕。蕭以梯引許入樓。後用白布下垂相接。有僧明脩攬布而上。女不肯從。僧竟殺女。鄰人告女父輔漢云。許生素有奸狀。女父訟於官。包拯察許慈祥。非殺人者。問云。汝平日往來樓下。曾見何人。答云。惟有叫街僧敲木魚而已。包乃諭二胥使娼偽作女。乘僧夜行。啼哭索命。僧盡吐真情。二胥捕僧送讞。乃出許生。劇中僧入園殺婢。似用此事。

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五終

# 曲海總目提要卷四十六

江都黃文暘原本

武進董 康校訂

## 雙熊夢

一名十五貫。聞係近時人撰。或云亦尤侗筆也。記中熊友蘭友蕙皆獲重罪。蘇州守况鍾禱於神。夢雙熊訴冤。因爲研審而出其罪。故曰雙熊夢。友蘭友蕙皆因十五貫鈔。無端罹罪。故又曰十五貫。其情節甚緊湊。唱演最動人。然大抵皆鑿空也。友蘭事。則小說中有錯斬崔寧一段。略云。有一女子。因夫醉歸。攜鈔十五貫。誑云賣妾所得。妾懼。晨往母家。道中與寧相值。問路同行。而其夫是晚爲賊殺。竊其鈔去。鄰里方共追妾。見與寧同行。而寧適攜鈔十五貫。遂鳴於官。官不能白。竟坐斬寧。相傳宋時卽有此小說。則或當有其事也。此記姓名各異。且云友蘭得生。與女配合。則又將情事改換生色矣。友蕙因鄰女失環及鈔。含冤

受屈。後於鼠穴中蹤跡得之。乃釋罪成婚。則借用李敬事。問官况鍾讞出兩事之寃。按鍾事蹟頗多。亦無及此者。乃借以點綴。如每本雪寃必演包龍圖之意。謝承後漢書。汝南李敬。爲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去其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慚。追去婦還。劇中本此兩事。串合爲一。言淮安人熊友蘭。友蕙兄弟。皆讀書。家甚貧窘。友蘭出外營生。爲舵工。以自給。友蕙居家誦讀。鄰居典舖某者。其子甚醜。養媳何氏。美而慧。其室與友蕙僅隔一壁。聞友蕙書聲。嘗歎羨之。翁頗以爲疑。移其室于後。友蕙嫌太逼。鄰女之室。亦移于後。友蕙書籍。屢爲鼠損。市藥欲殺鼠。置熱餅中。鼠穴通兩家。鼠竟銜餅入何氏室。其夫不知。取食而斃。翁嘗以鈔十五貫及釵環等物。予媳藏之。鈔環皆被鼠銜入穴。一環銜入友蕙室中。友蕙方乏米。謂是天賜。持至鄰舖易米。適何氏夫死。翁遂執友蕙與媳送于官。以爲因奸而殺也。推官不能辨。抵二人重罪。而索十五貫于友蕙家。則無有也。追責甚苦。



友蘭舟抵蘇州。方執舵。且持書。舟中衆客聚談新聞。言及友蕙事。友蘭仆于舟。問之。則友蕙親兄也。有陶客者。老而好義。立取十五貫資之。友蘭負而行。天甫明。至無錫之高橋。少憇。有一女子亦至。詢某村之路。友蘭道所必經也。曰。我力竭。憇此少頃。我先行。汝隨後。相去數丈許。抵其地。當指示汝。語未畢。而追者至。送兩人到官。蓋其女曰侯三姑。女父曰油葫蘆屠戶也。賭得鈔十五貫。持歸家。女問何從得。誑云賣汝爲婢。此卽身價也。女大感。及天將明。姑避于母族。以故早行。有劉阿鼠者。見其門開。潛入室內。欲取鈔去。葫蘆醒而禦之。阿鼠卽取屠刀殺之。去比明。鄰里見葫蘆尸。覓女不得。追而跡之。適見兩人。卽並縛。推官不能辨。亦抵二人重罪。推官自淮改調。卽前定友蕙罪者也。曾是時。况鍾新授蘇州知府。巡撫則周忱。秋審奏已下。熊兄弟皆當決矣。鍾宿廟時。夢兩熊跪而乞哀。又有猴鼠現形。種種變異。及得決。熊友蘭友蕙案。二人皆熊姓。三姑又侯姓。心大疑之。夜半詣撫軍轅門。擊鼓請見。願毋遽決。任其緝訪。兩月不得真情。受

罰無所避。忱始以爲莽。旣而歎其存心之厚。一聽所爲。予檄令得兼攝他府。抵淮。親往友蕙書室。及何氏所居內室。細驗之。見有鼠出入毀垣。視之。毒鼠餘餅。及鈔皆在其中。乃出友蕙何氏罪。復抵常。僞作拆字者。在廟中行術。劉阿鼠聞友蘭未決。亦心驚。詣鍾以鼠字求拆。鍾云。鼠者竊也。必曾有竊盜事。加蓋爲竄。必當竄。乃可。阿鼠以爲神。以實情告之。鍾云。入吾舟可竄也。誑阿鼠入舟。已悉友蘭之寃。而陶客聞友蘭抵罪。大憤。詣鍾陳情。友蘭所得鈔。其所贈也。乃又出友蘭三姑罪。兄弟皆復就試。並登第。俱出推官之門。鍾念二女無所歸。撫以爲女。卽使推官爲媒。嫁三姑于友蘭。何氏于友蕙。

### 登樓記

所載崔護事。見桃花人面雜劇。記中正旦爲莊小姐。與桃花劇互異。蓋護所遇之女。本無姓名。故作者隨意結撰也。謂崔護本于莊宅傭書。莊女慕瓊獨居小樓。護見其美。乘夜登樓。慕瓊背燈解衣。持針縫紉。護突前戲調。慕瓊甚持正。

而心亦愛護。不忍聲張。及聞人聲。護不得已而出。故以登樓作關目。言前後事蹟皆因此也。大段則据本事。作者亦未知何人。莊宅傭書。莊女慕瓊。全與金懷玉桃花記相似。但彼改姓名曰秦晉。而此直曰崔護。此則其各異者也。關目亦此直而彼曲。或先有登樓記。而懷玉又加改竄。未可知也。

### 雙蝴蝶

不知何人所作。事本小說龍圖公案。開封尹包拯宿城隍廟。夢見蝴蝶一雙。醒而遣人捕蝶。後果以此明冤獄。故以爲名。元人百種曲中。有雙勘蝴蝶夢。與此劇中姓名關目迥異。而斷事則皆包尹也。包尹事蹟。屢見元曲考略中。葛藤二姓。作者蓋取斬斷葛藤之義。其人無考。羅浮山中產仙蝶。卵生。五彩陸離。大者如車輪。見羅浮山志。略云。滕仲文。字可聞。庠名斐。江左安慶人。拔貢生。妻葛氏。子繼京。時當大比。仲文欲入京應試。而無行資。惟祖傳漢玉墜一枝。可售。急切無主。謀諸葛氏。葛氏謂有姑在京長安寺出家。可與俱投。乃以所居託

鄰人郝新典賣得二十金。挈室赴京。有僕陳義往嶺南經商未歸。仲文以破書一篋及舊衣巾留新處。囑俟僕歸付之。并令到京。仲文將至汴。遺金于店中。行數里始覺。急返店求金。留妻子坐山坡以待。俄而虎出。啣子繼京去。葛氏方驚仆。有葛登雲者。國戚也。獵于山前。遇葛氏。悅其貌。劫之歸。強逼謀歡。葛以死拒之。登雲素恣橫。有女曰顏珠。賢孝。數諫其父。不從。至是聞葛氏被劫。急往救。挈歸繡闥。與同寢處。虎啣繼京走。遇賣糖人唐老擊鑼。虎懼而逸。繼京墜地。唐負歸養之。陳義經商獲利而歸。并攜仙蝶一雙。將以進主人。遇郝新。始知其主全家入都。遂挈所留衣巾亦赴汴。仲文得遺金而返。妻子皆失所在。四面叫呼。毫無踪跡。投一店。乃登雲責逐長班所開。以其主劫良家婦語于仲文。問其姓。則葛。其籍則安慶也。仲文知卽己妻。大憤。奔至其門痛詈。登雲佯款之齋中。而夜命僕殺之。上帝遣煞神救護。使作瘋癲狀。刀不能傷。登雲令置空箱中。舁棄荒野。樵夫見而開視。因得逸去。陳義之行也。郝新有子在京賣麪。新囑義訪之。義

至京。不見其主。遇雨。道逢郝子。留至家。義以衣濕開囊。取其主衣巾。暫擲囊中。有金。爲郝所見。勒殺義。以磨壓其屍。取金。放蝶飛去。龍圖閣待制包拯。知開封府。蒞任宿廟。夢見雙蝶。狀甚異。醒而命役捕蝶。役見有蝶。栖糖擔。荷擔者唐老也。繼京與同覓父。遇役。蝶飛去。役拘二人。見拯。得其父子離散狀。乃釋唐而使繼京。卽以父名應試。仍遣役再捕。限期必得。時有高僧道隆。爲國師。住華嚴寺。開講。登雲之女。痛父不悛。夜焚香祝天。默佑其父改過。爲登雲所聞。痛悔前非。皈依道隆。求懺。道隆講法。聽者甚衆。拯則奉命爲設齋。適有瘋癲人。闌入道隆。予棒。殞絕於地。拯怒而去。時繼京應試得售。擢探花。上命以登雲之女。顏珠配之。顏珠念己將成婚。葛氏獨居不便。送入皇姑寺。皇姑寺卽長安寺也。女僧爲葛氏從堂姑。亦卽登雲之姑也。始知互有瓜葛。葛氏行。以漢玉墜留顏珠處。以爲非持此相驗。雖召不至也。繼京與顏珠合卺之夕。見玉墜。詢所自。知其母在寺。亟奔赴之。中途遇唐老。告以拯命捕蝶。蝶飛至郝家磨下。獲一尸。尸腐而衣。

巾可疑。繼京卽往視。以爲其父也。時郝又投庇于登雲。繼京遂以爲登雲使郝殺其父。見母哭告。而劾登雲於朝。願休妻報讐。拯亦奏登雲不法。并劾道隆殺人。朝旨命拯鞫。拯將殺登雲。而道隆攜瘋癲人至。則已醒然。一葛仲文也。乃知被殺者其僕陳義。遂以郝抵命。釋登雲。賞唐老。仲文仍應試擢狀元。而繼京顏珠復而夫婦。

### 雙僞緣

不知何人作。演王尙友爲友翟斌代聘文氏女。斌亦爲尙友作伐。娶史氏女。同時合僞于繡谷園。故謂之雙僞緣。中有王守仁延斌入幕。用其謀以平宸濠。及破賊劉六劉七。此特借以爲關目。非眞事也。略云。翟斌。河南洛陽人。本姓王。憎世俗附會其宗譜。改姓翟。以文武全才自任。故名斌。僑居金陵之繡谷園。里中戚新陸羨約爲文昌社。屬斌草疏。新富家兒羨。南康守道扶輪之子。皆驚名結社。而不讀書。及期。斌攜疏稿赴戚家禮神。新表妹文柱娘有才貌。幼孤。新母

撫爲女。見斌疏草。愛其詞。加評語。獎嘆而藏之。斌等夜飲。桂娘從屏間窺斌。并悅其貌。翌日。斌來謝。遇桂娘。桂娘趨避。遺疏稿於地。斌拾得之。旣驚其艷。又感其知己。而不知何名。歸詢園主花婆。囑爲媒妁。并以浼羨。羨素知桂娘美。佯頷之。竟造新求爲己室。新許之。花婆適至。以斌意達新母。桂娘意屬斌。而新輒詬花婆。花婆以告斌。斌怒。登羨門大詈。羨僞爲不安狀。留斌強醉。使人邀於途。將殺之。文昌帝君陰令天聾地啞。救免。告以難。連夜出城。他往。時斌祀神疏流傳。至會稽。才士王尙友深慕其人。尙友伯守仁赴任江西。尙友送之。繞道至金陵。訪斌。斌適逃難。遇于江干。尙友薦斌于守仁。幕談兵。恨相見晚。會宸濠反。用斌謀。破濠。初斌遁去。羨將強娶桂娘。桂娘哭別其姑。懷利刃。欲至羨家。殺羨而自刎。會羨父扶倫降濠。官籍其家。捕羨解京。桂娘得免。然與新已大不合。借居繡谷園。以待斌。斌之年伯御史史一清。有女素瓊。通詩書。知大義。勸其父劾劉瑾。瑾伏誅。一清受命巡按江南。微行。爲流賊劉六劉七所劫。羈寨中。竊其印。賺官

糧瑾黨劾一清從賊。素瓊刺血叩閤。以伸父冤。請兵討賊。會宸濠平。守仁奏凱。薦斌功。守仁封新建伯。斌賜進士官兵部郎中。卽命兩人討流賊。尙友已得第。授應天府司李。戚新聞其未娶。囑尙友同年爲媒。欲以桂娘結婚。尙友告以斌爲己好友。代斌下聘。俟其歸娶。素瓊叩閤得俞旨。潛至江南訪其父。與桂娘同寓繡谷園。守仁偕兵與流賊戰。一清聞。盡以賊虛實作書射守仁軍中。許爲內應。斌斬劉六一清縛七以獻。與斌會。欲以女妻斌。斌以實對。乃爲尙友作伐。一清許之。遂俱至金陵繡谷園中。分東西兩寓。同時合卺云。按平宸濠功。無翟斌名。從逆者亦無所謂陸扶倫。兵部尙書陸完。曾任江西按察司。及掌中樞。爲濠題復護衛。後以濠黨被罪。劇中借此影射。守仁之封新建伯。則在嘉靖初。非正德時事也。劉六劉七。初發難于霸州。趙鏊邢老虎劉三等附之。而愈劇。後沿江掠聚。駐兵武昌陽邏團風鎮。湖廣巡撫馬炳然攜家赴官。遇賊于爛泥鋪。脅與俱至南京。炳怒罵之。遂遇害。劇中所謂史一清。借用馬炳然事。其平賊者。



陸完彭澤等。非守仁也。且劉瑾劉六劉七宸濠雖俱是正德間事。而瑾在初年。劉六等在中年。宸濠又在後來。不宜妄串爲一。又按應天。明之京府也。其推官非進士初任官。巡按有上下江。不宜云江南。守道不宜但標南康。俱誤。王守仁只平宸濠。無討流賊事。劉六劉七在前。陸完旣平流賊。始召入爲兵部尙書。完轉吏部。繼之者王瓊。始薦守仁爲南贛巡撫。劇先敘守仁平宸濠。後及劉六劉七。蓋但知守仁以軍功封。未考其事實也。

### 表忠記

一名虎口餘生。近時人作。聞出織造通政使曹寅手。未知是否。演明末李自成之亂。本朝大兵聲討。小醜殄滅。死難忠魂。俱得昇天。故曰表忠記。其端則自米脂縣令邊大綬掘闖賊祖父墳塋。後爲賊擊。幾死。皇師討賊。大綬獲全。且得邀恩至顯官。其自述有虎口餘生記。故又謂之虎口餘生也。事非無因。擇其有可據者。詳載於後。略云。明崇禎初年。延安賊李自成作亂。自稱闖將。流劫海內。

屠毒生靈。任丘人邊大綬。除授陝西延安府米脂縣知縣。捕賊黨薛老紫喬齊。

文等正法。撫輯瘡痍。民賴以稍蘇。大綬志在滅賊。念賊本邑人。欲掘其祖父墳。

墓以舒積憤。此時有各上司主張大綬自記專歸於己耳訪知貢士艾詔。知有石匠李成。曾築賊墓。

詢得賊葬其祖李海。及其父守忠處。地名三峯子。穴中有黑椀。可識。遂率兵民。

發之。日暮雪深。宿於窰舍。夢賊祖先皆伏地乞哀。大綬叱退之。明日復發一塚。

果得黑椀。取海骨驗之。其堅如鐵。額上生白毛六七寸許。再掘守忠墓。內有白。

蛇。長尺餘。生角。守忠骨皆生黃毛。大綬斬蛇取骨。聚火悉焚之。時自成嘯聚百。

萬。自號闖王。與其黨牛金星楊承裕劉宗敏等議所向。承裕勸賊先據留都。宗。

敏謂宜先攻河南。牛金星則主先取關中。然後旁掠三邊。攻取山西。後襲居庸。

賊從其說。先分兵四出。牽制官軍。賊乃長驅入關。當是時。官軍屢覆。羽書旁午。

大學士范景文請親征。都御史李邦華請遷都。或請徵天下兵。或請太子監國。

南都。而閣臣李建泰兵部尚書陳演素與兵部侍郎孫傳庭有隙。薦爲督師。欲。

以傳庭嘗寇也。按此段不甚的。崇禎十七年。范景文始拜大學士。孫傳庭已沒矣。陳演則已在內閣。且演未嘗爲本兵也。傳庭方臥

病。聞命蹶起。卽日就道。此段亦爲傳庭裝點。傳庭以耳聾辭致。既蒞。使檄召各

省總兵。卜從善。白廣恩。秦翼明。牛成虎等。各率所部聽調。乘夜微行。登山相度

形勢。遙望賊營。天明未歸。虎等疑其怯。賊遠遁。各欲散歸。頃之。大開轅門。召諸

將。諸將倉皇奔命。各授命進勦。遇賊大戰。賊屢敗。所至皆有伏。自成欲自殺。衆

抱持得不死。以兜鍪與小卒易冠而逃。至七盤山。遇成虎縛卒。傳庭以爲自成

也。詢知其僞。憤甚。嘔血數斗。自成得脫。至襄陽。與其弟一隻虎。養子李雙喜等

會。畏傳庭。欲率衆匿山險中。以避其鋒。俄聞傳庭臥病。用牛金星計。以婦女散

入孫部。誘其屬。醉而襲之。官軍大敗。傳庭死。賊遂入山西。巡撫蔡懋德控制有

方。中軍應時盛。及所屬將朱孔訓。沈萬登。牛勇。宋正奇等。皆忠勇。懋德方分遣

守禦。而爲巡撫汪宗友。誣劾解任。懋德欲行。官民閉城保留。復蒞事。時宗友巡

歷平陽府。自成子雙喜。以孩兒兵。僞爲歌童。賺宗友入城。殺之。平陽陷。自成大



喜遂僭號。改雙喜名洪基。卽以爲僞年號。自成方患懋德守太原。不得破。而參

將張雄與洪基通。許爲內應。兵至太原。懋德坐城樓罵賊。發矢中自成左目。此

不合辨證於後。出兵擊賊。賊敗去。諸將奮勇擊。墮陷坑。孔訓爲炮擊。賊以內應猝入城。

懋德知不能支。將自盡。忽見時盛手提四首至。問之。則其妻子也。恐遭賊辱。手

斬之。從懋德入關壯繆廟。同縊死。百姓亟埋之。廟後賊至代州。守將周遇吉出

奇兵大破之。擒其子洪基。洪基素驍。爲自成所愛。聞被擒。徒步至城下。獻賂求

釋。遇吉懸洪基於竿首。諭自成解甲歸命。始釋之。自成欲降。牛金星等阻之不

果。遇吉遂斬洪基。自成悉衆攻城。遇吉退保寧武關。乘間至所居。辭其母。母勉

以大義。其妻子及僕皆從容自盡。其母積薪閉戶。自焚死。遇吉益奮勇殺賊。連

斬驍將數員。身被箭如蝟。猶以鞭擊一隻虎墮馬。賊圍益急。遂拜闕自刎。賊逼

京師。舉朝無措。飛檄召左良玉。黃得功。劉澤清。唐通等入衛。不至。命太監王承

恩提督禁城內外。賊勢如潮湧。攻平則彰義門。守卒皆饑餒。不用命。先是太監

杜勳奉命監宣府軍。降賊訛傳死于亂軍。朝命建祠賜祭。至是入城。欲說城中

降賊。承恩拔劍斬之。此事不實。司禮王德化竊玉璽欲奔賊。為承恩覺。搜出璽。亦斬

之。此事亦不實。城破。周后袁妃皆自盡。袁妃之殉亦不實。懷宗手刃公主。走縊煤山。承恩聞

之急。赴亭上。縊于旁。宮女投御河死者無算。招費氏。費以爲徒死無益。獨不死。

賊入城。廷臣范景文。李國楨。李邦華。王家彥。吳麟徵。施邦耀。孟兆祥。倪元璐。劉

理順等皆死之。彼時死節者尚多。今據劇所載如此。賊至承天門。引弓欲射天字。不中。入宮。聞懷

宗。周后及袁妃等自殉。命殯之。并殯承恩。大索宮中。得費氏。自稱長公主。賊黨

勸自成納之。自成不肯。以付其弟一隻虎。李過。過喜。置酒成婚。費氏給使醉。出

匕首刺殺之。因自刎。費氏所殺非李過。辨證于後。諸盡節者。忠魂不散。玉帝使真武伏魔二

帝收錄。隨懷宗上昇。而命諸天神俱下界。輔我大清掃蕩妖氛。龍飛定鼎。永奠

中原。時賊方使僞相牛金星。以嚴刑拷掠巨室。索獻藏金。劫掠子女。恣意淫樂。

聞天兵至。急載輜重。狼奔鼠竄。我師追擊。連破之。金星為衆軍踐為泥。賊黨殆

盡自成子身走入九宮山。居民覺羣聚毆之。既以鋤擊殺。分裂其尸。以首獻軍前。賊遂平。邊大綬之任米脂也。失上官意。被劾歸任丘。賊偵知掘墳墓事。檄僞官械解。行至中途。見賊敗逃。解者散去。大綬匿林中。遇虎。幾爲所噬。出投大軍。以情告軍中。驗僞檄。知狀實。聞于朝廷。憐其孤忠。授官。仕至山西巡撫。綬寇紀略云邊

大綬河間府靜海縣舉人。後遇執而以自成兵敗得脫。仕至廣平太守。有不死餘紀紀其事。劇言山西巡撫互異。按綬寇紀略自成破洛後。聲勢日益張。或

獻策疑其先塚有異者。上密下陝撫汪喬年圖之。米脂縣邊大綬者。健令也。有縣役詭孫姓。實自成族。調知之。執而加拷。則曰。吾祖墓去此二百里。在萬山中。

聚而葬者十六家。中一家始祖也。相傳穴爲仙人所定。有鐵燈檠。燃火壙中。曰。鐵燈不滅。李氏當興。如言跡之。山徑仄險。林木晦黑。果得李氏村。村旁壘紫十

六家。中一家發之。有螻蟻數穴。火光尙熒熒然。斷其棺骨。青黑色。毛被體而黃。腦後一穴。如錢大。中盤赤蛇。長三四寸。有角。見日而飛。高丈許。以口迎日色。而

吞咋者六七。反而仍伏。喬年殛臚骨。并蛇腊之。以聞。又按塘報云。陝西延安府米脂縣邊大綬爲塘報事。

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臺密札。隨喚貢士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成去訖。至初

八日。艾詔回縣云。自榆林尋得李成來見。職隨喚進堂後詢問。稱言係闖賊里

人。曾爲賊祖葬墳。因識其墓所。賊祖李海。父守忠。係本縣雙泉都二甲人。闖賊

名李自成。幼曾爲僧。俗名黃來僧。爲姬氏牧羊兒。自崇禎三年。西川賊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至崇禎九年。賊領人馬千餘。來縣城外。自通姓名。回家祭祖。號稱闖將。人始知其姓氏。今年月已深。不記其祖葬處。當日葬時。開土是三空穴。內有黑椀一箇。因填其二穴。用一穴葬。仍以黑椀點燈置墓內。今但發有黑椀者。卽賊祖也。職隨喚練總黑先正堡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十名。鄉夫六十名。卽刻起身入山。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三峯子住宿。是爲初九日。夜下大雪。深二尺餘。山路陡滑。馬不能進。職下馬步行五六里。至其山。烏道崎嶇。久絕人跡。旋開道攀援而上。又一里許。見窰舍十餘處。墻垣尙存。卽賊村莊。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面山勢環抱。林木叢雜。大小墓二十三所。伐五六塚。其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骨。然皆無黑椀。天晚難以下山。遂至賊舊窰內向火。至天明。再掘數塚。而黑椀見。卽李海也。其骨黑如墨。頭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其左側稍下一塚。是李守忠墓。頂上長榆樹一株。其粗如臂。根枝四圍籠

罩用斧斫斷其墓始開中間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寸頭角嶄然揚起向日張口復盤臥隨取裝入黑光正順帶中伐其骨骸凡骨節間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骸有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掘聚火燒之大小林木千餘株悉行斫伐斷其山脉賊墓已破賊勢自敗其黑碗白蛇呈驗軍門訖理合塘報崇禎十五年五月十四日塘報劇中據此詳載但塘報云向火至天明則無賊祖行事非出本意又鄒濤明季遺聞云陝西參政都任憤李賊所至掘塚甫蒞延安即拘李氏宗而詰自成父母骸骨何在初噤不言則大呼吾將盡掘李姓墓始有報者發視則顏色如生骨且有肉乃刃挫而糞溺之紀事則云崇禎十四年十一月陝西巡撫汪喬年率馬步三萬總兵鄭家棟牛成虎賀人龍將之趨河南先是喬年于陝西發自成先冢得小蛇即斬以徇誓師兼程進兵其說皆與塘報不符崇禎元年延安大飢不沾泥

楊六郎等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爲盜米脂人李自成狡黠善走能騎射家貧爲驛書往投焉一云自成初名鴻基祖海父守忠世農頗饒自成功幼好勇與姪李過爲暴于鄉娶妻有淫行手刃之以負債故受逼于艾

同知并殺艾懼罪逃入甘肅爲兵以功陞把總又殺王參將遂爲賊不沾泥等相繼俘獲自成走匿山澤間 二

年山西兵潰于涿鹿叛走自成出與之合旬日間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爲首稱



闖王轉寇山西河南。賊中稱自成爲闖將。已而官軍擊斬迎祥。羣盜推自成爲王。七年。總督洪承疇率兵先後勦賊。李自成與張獻宗奔盩厔。六月。總督陳奇瑜圍李自成于漢中車廂峽。自成請降。奇瑜許之。給免死票。自是復縱橫不可制矣。八年。洪承疇擊李自成于秦平。連敗之。九年。左良玉擊敗李自成于朱仙鎮。自成誘別賊入河南。當官兵。而自帥麾下奔漢南。循南山遵商維而行。復出陝西。官軍敗績于羅家山。夏四月。賊分陷米脂。延安。綏德。賊本延安人。至是再入延安。衣錦繡。晝遊。從亂者益衆。是卽塘報所稱賊領人馬來城外時也。十年。官軍

敗績于寶雞。李自成寇涇陽三原。十月。李自成同過天星等九股陷寧羌。分三道入西川。十一月。洪承疇敗賊于梓潼。十二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自成窮蹙。欲自殺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初。諸將左良玉等困自成嶧。函諸山中。斷其要害。合圍甚密。將生斃之。督師楊嗣昌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面。設伏以縛之。自成乘隙突走。

諸將不能禦。遂自武關逃入鄖陽。息馬深山中。時河南大饑。饑民從賊者數萬。

勢復大振。按自崇禎八年洪承疇連敗賊于秦中之後。官軍討賊。惟此為大捷。劇中借此段并入孫傳庭名下。其實傳庭在後。非其事也。十二

月陷永寧。羣盜響應。十四年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二月羣盜圍開封府。四月

以陝督丁啟睿督師。楊嗣昌飲藥死。九月陝督傅宗龍兵敗死。十一月襄陽

陷。陝撫汪喬年自刎。十五年春起孫傳庭兵部侍郎。督西兵勦寇。傳庭檄召

諸將于西安聽令。縛總兵賀人龍。數其罪。斬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賀曰。賀風

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劇中獨不載此。丁啟睿兵敗下獄。河決開封陷。孫傳庭自若。傳

庭治兵於登封。十六年賊陷承天府。欽天監博士楊永裕降賊。羣賊推自成

為大元帥。據襄陽。號曰襄京。益兵攻鄖陽。王光恩禦之。賊屢戰不利。孫傳庭復

遣高傑以兵援。擊賊敗之。賊退屯襄陽。謀向潼關。踰越山險。六月進孫傳庭兵

部尙書督師七省。七月自成聞秦督兵將至。留賊守襄陽。率精銳往河南。庚子

孫傳庭發兵潼關。分道進討。以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先鋒。令河南總兵

卜從善陳永福合兵洛陽。檄左良玉赴汝寧夾擊。八月傳庭師次闕鄉。自成悉發荆襄諸賊會於河南。賊將渡河。總兵劉行起以兵逐之。牛成虎遇賊於洛陽。擊破之。再敗之。河岸追奔至汝州。九月傳庭次汝州。進拔寶豐。搗唐縣。盡殺賊家口。復郟縣。自成將步騎萬餘迎戰。官軍前鋒擊斷自成纛。進逐之。賊披靡。逃

亡者相屬。自成復遣其弟一隻虎迎戰。三戰三北。自成奔襄城。諸軍進逼之。自

成累敗而懼。挑土築牆自守。劇中孫傳庭分遣諸將與賊大戰大略本此而并前後增飾之大雨連旬。傳庭軍

乏餉。與賊戰。陷伏中。大敗。傳庭及白廣恩退屯渭南。賊合衆數十萬。陷渭南。傳

庭沒於陣。賊屠渭南。陷臨潼。關中瓦解。復陷西安。延安三邊皆沒。賊無後顧。長

驅而東矣。賊前鋒入山西。巡撫蔡懋德先屯平陽。至是以歲暮還太原。賊至河

津。陷平陽。懋德死之。十七年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賊薄寧武關。總兵周

遇吉悉力拒守。戰三日。殺賊萬餘。賊引兵復進。遇吉敗。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鬪。

被流矢。牙兵且盡。見執。罵賊死。一云遇吉夫婦臨陣殲賊無數力盡赴火自焚李自成嘆曰。使守將盡

周將軍者。吾安得至此。三月乙巳。李自成自山西抵京師。丁未。京城陷。懷宗殉國。丙辰。我大清兵入關討賊。傳檄遠近。自成聞之。大驚。率兵六萬東走。大兵追之。所向披靡。賊遂大潰。奔竄還京。丙戌。自成僭號。丁亥。焚宮殿。出齊化門西走。大兵追之。賊連敗。入山西。大兵西伐。自成棄陝出關。我師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自成南奔辰州。爲我大兵所逼。勢日蹙。食盡。逃者益衆。走村落中求食。村民合圍。伐鼓共擊之。自成陷於淖。衆截其首。驗之。左臚傷。始知爲自成。按諸

書皆以自成圍汴梁時。總兵陳永福從城上射中其左目。幾死。劇中謂爲蔡懋德所射。不實。

紀事云。賊至太原。太原無重

兵。巡撫蔡懋德遣牙下驍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傷於炮。牛勇陷陣亡。懋德

知事不可支。寫遺表。令監紀賈士璋間道奏京師。中軍應時盛見之。退歸先殺

其妻子。誓戰死。賊登城。懋德時盛策馬赴敵死。

劇中所載略同。但所謂宋正奇沈萬登。則不屬懋德麾下。乃襄

洛中豪傑集鄉兵禦賊者。

賊入宮時。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吾輩必遭所污。有志者早

爲計。遂躍入御河。從死者積一二百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晉井。賊鈎出之。見

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給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見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羅攜出。費氏復給曰。我實貴裔。義難苟合。請將軍擇吉行禮。生死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按此費氏所誅者。乃羅賊。非一隻虎也。太監王承恩從死。煤山諸書所載皆同。李賊性

慘酷。斷耳剔目。截指折足。剖心鑿體。日以為常。談笑對之。刳人腹為馬槽。實以芻椒飼之。飲馬則牽人貫耳。流血雜水中。馬習見。遇人則嘶鳴。思飲噉焉。殺人數萬。聚尸為燎。名曰打亮。無子。以李雙喜為養子。嗜殺更酷於自成。自成一在襄陽。以構殿鑄錢。皆不成。斬一謀士。令術士問紫姑。卜之不吉。因立雙喜為偽世子。改名洪基以厭之。鑄洪基年為錢。又不成。劇中所載皆合。但立雙喜。改名洪基。前後時小異耳。寶豐

舉人牛金星。向有罪當戍邊。自成以其女為妻。一云自成止一妻。一妾皆老嫗。金星薦卜者宋

獻策。善河洛數。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獻圖讖。自成大喜。拜軍師。劇中扮金星為矮子。

蓋以金星獻策。合而為一也。

全家慶

不知何人所作。演富錦章積善感天。父子同膺顯爵。夫婦齊眉。闔門元吉。故名全家慶。然事蹟荒唐無据。略云。富錦章。字雄文。雲間人。少失怙恃。年二十。讀書入泮。尙未有室。慨然慕陶朱公郭汾陽之爲人。聞廬山紫雲道人善卜。往決行藏。於中途遇桂榮留宿。榮有女青娥。年方及笄。而啞。乞錦章代卜。錦章行至淮水。倦甚。小憩財神廟。見一女子。跣足蓬頭。抱孩童欲投黃河。錦章急救之。女云黃氏。夫錢德周。畜豕數口。將貨以納糧。不意夫入城。一人以假銀十兩售之。畏夫詰責。故投水耳。錦章以行笈中銀十兩贈之。勸令速歸。而財神鑒察。錦章捐金救女陰隲。奏聞上帝。卽以天寶庫藏金銀各十窖。賜爲積善報。錦章行至小湖山。山中勾簾洞。有青松一株。二千餘年矣。受天地精華。雨露培養。能幻成人形。與長江驪龍。俱有志修仙。而青松忽患癱症。驪龍又患懶病。遣卒邀錦章至洞。囑其往廬山代占。并餽赤金三百兩。錦章遂詣廬山。紫雲道人者。卽王

子喬也。託云賣卜。實度羣迷。已知錦章是天富星。來問卜。命僮迎之。錦章大驚。因入叩謁。先代桂榮驪龍。青松子占三事。紫雲斷云。桂榮之事。乃天風姤卦。主啞女見夫能言。婚姻成就。驪龍乃否卦。主否極泰來。飛騰之象。但須摘去項下一珠耳。青松子則泰卦。欲病愈。必須陰陽配合仙丹。因以二粒贈之。錦章復自占終身。紫雲言。汝一生事業。盡在前三卦中。不必再問矣。因留飲桃源洞口。萬花叢中。錦章大醉而別。歸至小湖山。見青松子驪龍。備述始末。驪吞丹。卽吐出一明珠。胸中清爽。青松子吞丹。步履如舊。深感錦章。驪贈以明珠。青松子贈以如意。火煉成寶劍。能避刀兵。護體。龍與青松俱飛昇去。錦章至桂榮家。述仙師斷語云。來占女啞。藏珠待價。一見丈夫。能言能話。卽以珠贈榮女。青娥見珠與錦章。卽能言。榮喜甚。卽以女配之。未幾懷孕。青娥於花園祈禱。見百道火光。白鼠旋繞庭階。錦章掘之。有金銀十窖。俱鐫錦章名。青娥旋生一子。是時正統土木之變。倭寇侵犯。錦章應試闈中。誤落燈煤。燒第三篇題目。中二字。朱衣使者

暗取印卷官處餘卷。同奎宿密置錦章號房。且警覺之。另膽交卷。遂獲狀元及第。而司禮監王振。以錦章策論中譏刺時事。深憾之。與其黨大理寺卿聞可。思謀。奏請督師。授錦章兵部尙書。賜上方劍。率兵五萬征勦倭寇。青松子來晤云。但禦敵不可戰。待十五載後自定。錦章子昌宗。年已十七。淹通經史。應試亦狀元及第。景泰帝賜碧雲公主爲配。昌宗奏父出師海上未歸。願助父勦寇。功成乃婚。景帝念其忠孝。卽授都統制。率兵十萬往。昌宗途遇難民千餘。卽捐萬金救濟。各歸田里。父子相逢。同心征勦。倭寇大敗。追至北海岸。賊急登戰艦。而驪龍已爲金龍總管。暗助錦章父子。陡起風濤。倭寇悉沉沒。遂班師奏凱還朝。景帝大喜。授錦章建極殿大學士。昌宗武英殿大學士。婚配公主。闔家歡慶。值錦章五十誕辰。青松子獻蟠桃長生果。驪獻靈芝瑞草。景帝賜以壽詩。恩寵無比。五福堂前。霞光忽現。掘得金銀二十窖。皆鑄富錦章名。福祿壽考。共享厚德之報焉。按正統景泰時。無富錦章富昌宗二人。亦無公主婚配之事。青松子驪



龍。俱作者添設。正統十四年有土木之變。景泰在位七年。安得倭寇侵犯十四年之久。且景泰時王振已歿。其害富錦章事。尤屬子虛。作者借此紐合關目。而不知其荒謬可哂也。劇又云。富錦章爲建極殿大學士。按明初三殿。曰奉天。華蓋。謹身。至嘉靖四十二年。始改皇極中極。建極殿。卽謹身殿也。景泰天順時。未有建極殿。此明代故事。不可不核。

### 雙玉人

近時人撰。演張善相事。而夾入杜伏威薛舉。撮取禪真逸史內一節。善相避段韶園中。段女琳瑛以雙玉人訂約。故名。略云。廣甯縣張完淳子杙。被狐所媚。值僧林澹然借寓。以力降狐。獲其天書。張感澹然恩。留居石樓山莊。時杜伏威薛舉少遭家難。顛沛流離。林與二人先世有舊。撫育爲弟子。令習弓馬。及天書符籙。伏威幼時嘗竊書試之。天神忽降。驚避廁中。神乃退。杙妻令狐氏生子善相。與二人同業。皆通文武。結金蘭契。杜居長。薛次之。善相又次之。及長。杜薛辭

林出建功業。時隋氏之季。杜與薛據有隴右。張猶居家。郊外馳劣馬。誤觸人斃。棄馬遁入花園。園係齊都督段韶宅。韶二女。長球瑛。字翰林。張雕。次琳瑛。未納采。張入園中。匿於靈應王神廚之下。其神乃漢將馬騰。託夢示功名婚媾事。及覺。拾得羅帕。上有卜算子詞一闕。書琳瑛題字於後。張袖而藏之。晚卽宿神前。明日。琳使婢春香覓帕。見張酣臥。告琳共出視之。呼問其入園之故。具以實對。言出恐被擒。琳見其英俊。亦心憐之。春香卽畫策。令張佯病風。而走白於琳母曹夫人。夫人出視之。見其年少清奇。亦頗心賞。因係園中突入。恐人聽聞。妄生談論。令留宿園之東軒。以養病。而誠諸婢不許人知。及春香餽食。張遂告以曾拾羅帕。欲使通誠於琳。春香已心慕張。張亦愛春香風韻。遂留與狎。竟導張入琳室。與月下訂盟。張口吟所和琳卜算子詞。琳使張書於帕。後各分半幅。且出所佩玉美人二枚。以一贈之。玉美人者。異國所貢。其國去占城三萬里。奇香撲鼻。希世珍也。男一女。琳以己書之帕。裹女美人。以付張。曹夫人稍疑之。張乃

辭去。遂詣隴西投伏威。時伏威已徇岐陽。令善相爲將。累戰皆捷。齊師大敗。詔遣段韶往討。韶過其家。知女以失玉美人病。不知其贈張也。善相聞韶至。則以韶女訂盟。事告伏威。威設計困韶於枯株灣。而縱所縛副將齊穆等使風韶。若以女許善相。圍卽解。韶令伏威等歸降。乃議婚。且索玉美人爲聘。伏威等悉如其言。遂解甲。韶爲奏聞。率之詣闕。伏威等皆授節鎮。以韶女妻善相。及婚。始知先曾訂盟。而春香已委身於張。乃并以春香爲妾。張挈歸省親。攜家之任。與伏威並躋榮顯云。劇又帶演杜伏威事。伏威至成州。曾過傅司農宅。其姪女舜華被魅。伏威作法驅邪。其女始痊。初伏威遇姚真卿。褚一如二仙。引見天主。言伏威本仙童。看守丹爐。有罪貶謫。琴中有慢商調。廣陵散曲。嵇叔夜後。無能知者。命二仙傳與伏威。特留後序八段不傳。留以待姻緣配合。獨舜華善此。感伏威拯其命。欲傳此八段與之。伏威遂告於師澹然。娶爲正室。按北齊書。段韶僕射段榮之子。字孝先。顯祖時爲六州大都督。世祖時除左丞相。累立大功。諡

曰忠武。然皆與宇文護相角。於杜伏威、張善相等時。世甚懸。不得攻戰。亦不得以善相爲婿也。張雕亦北齊人。世祖時。嘗官國子祭酒。後至開府侍中。其爲詔婿與否。蓋未可知。然韓長鸞、穆提婆專政時。雕被難。已年五十。亦不得與善相爲姪也。杜伏威自稱吳王。後歸於唐。薛舉自立爲西秦王。其子仁杲爲唐太宗所滅。張善相初據許州。以奉李密。密敗投唐。授伊州總管。爲王世充所攻。城陷。不屈。罵賊見殺。載唐史忠義傳中。傳云襄城人。非廣寧也。大業末爲里長。督兵迹盜。爲衆附賴。乃據許州。蓋本善良。非自投賊黨者。又杜伏威、薛舉、張善相並起隋末。唐初各在一方。未嘗共事。逸史不足信也。

### 鸞刀記

作者無可考。劇中事實。全本水滸演義。但亦有撮撰處。不盡與演義合。盧俊義妻賈氏。本與李固同謀。宋江救俊義時。與李固俱爲所殺。今劇中以爲貞烈自守。且先上梁山。此大不合也。又李固隨俊義被擄。吳用縱之歸。乃鳴之于官。而

劇中第十齣車夫云。我等隨員外去。至山東。被宋江等將我員外拿去。坐了第二把交椅。李固云。有這等事。謝天謝地。又燕青本爲賈氏所逐。而劇中第十四齣燕青云。從那日李固出奸惡之言。竟投他處潛身。此小不合也。作者之言。蓋以戲取團圓。雖淫如賈氏者。亦必曲爲之說。以歸於正。然目今梨園所演。多從改本。改本亦不知何人所定。所增石秀劫法場等齣。俱實據演義。而敘賈氏李固處。亦一一與演義剗合。與此較異。据水滸傳云。山東呼保義。河北玉麒麟。其後石碣鐫名。宋江曰天魁。盧俊義曰天罡。則盧與宋並稱。視他盜有鉅細輕重。通鑑云。張叔夜擒其副將。殆指此人。故羅貫中爲之描寫。亦異於他人也。然由傳觀之。盧本富室良民。宋江先令吳用詐作術士。誘令避災出外。道經梁山。又使羣盜次第引誘。令入寨中。盧不肯從。又造詩暗藏盧俊義反四字于句首。流傳蜚語。遂至李固首官捕鞠定辟。種種禍變相挺而起。江之設心。雖虎豹蛇蝎。不若是之毒也。放冷箭燕青救主。劫法場石秀跳樓。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

智取大名府。是水滸傳中熱鬧筆墨。而亦此劇中要緊關目。內中黑旋風裝啞。戴太保神行。蔡福蔡慶之周旋。李成聞達之戰鬪。皆据傳敷衍。惟罪僅歸李固。而與賈氏團圓。與傳爲異。別本標名曰聚星者。以梁山全局而論也。此劇標名曰鸞刀者。指俊義一身而言也。蓋皆記盧事。而變文以示異耳。然按別本殺李固與賈氏。此卻不及賈氏。則宜以鸞刀名別本。以聚星名此本爲當。又按水滸羣盜。多在齊魯左右。今乃因一俊義騷擾河北。梁中書世傑。以蔡京之壻。坐縮重鎮。帳下又多猛將。而大名爲所蹂躪。則其關係殆非小也。然梁世傑亦係生撰。未嘗的有其人。餘更不必論矣。

### 天錫貴

不知何人作演梅芬事。本屬子虛。以芬安貧守道。神錫之以富貴。因用是名。擢大魁。獲藏金。得佳偶。故又名喜重重。略云。梅芬字芳英。世居建業。爲諸生。偃蹇不遇。人以窮酸目之。遇者皆掩面而唾。一日。得金簪于途。拾視之。變爲麥。及

擲于地。復爲金。入手又成草。心覺其異。乃俟于旁。同學諸生黃尤孔者。富而不仁。沉醉過此。見金簪于地。令僕拾歸。芬自愧薄福而已。秦儀字鳳羽。亦芬同學。所聘東方氏女。隨父官荆楚。被寇劫歸。教以武藝。寇歿。衆推爲寨主。儀不知也。儀孀姑河北總兵盛德妻。有二女。長曰檀梅。麗而多才。兼通文武。許字尤孔。卽儀作伐。次曰玉梅。陋而拙。未字人。秋闈屆期。尤孔欲娶而後試。偶與儀入祠山神廟。相者袁如綱言儀必貴。而尤孔當作狀元。且極富貴。芬亦旋至。如綱相之云。當極貧苦。芬訴於神。神爲之不平。命功曹查二人功過。尤孔祖曾積善。其前生亦樹德。是以享富貴。今則狂暴多過。嘗發藏金一窖。埋於廁底。殺塚者以滅口。又逼其女爲婢。芬祖積惡。其生前無德。當貧窮。今則守分。多陰德。鄰有婦女奔之。芬力卻而去。神乃命以二人姓名更換。示善惡果報。芬得之夢中。尤孔不知也。檀梅在家。聞尤孔狡黠。意殊怏怏。忽夢皂袍神人披髮仗劍云。汝無憂。速詣我。還汝佳配。及醒。告於母。母言必真武也。曾許武當山香願。亟往進香。及往。

遇賊劫檀梅上山。東方氏令充記室。與結姊妹。拜爲軍師。練女兵甚精熟。其母與玉梅歸。尤孔婚期已迫。姑與儀計。以玉梅嫁之。尤孔見婦陋。欲鳴之官。其僕勸云。得第後。多娶美妾。可也。何怒爲。及抵京。聞宰相丁謂爲考官。可賄以進。尤孔必欲得狀元。揮數萬金。爲人所給。而芬以秦儀助。獲計偕入京。尤孔夢中觀榜。榜首非其名。急詢送榜官。官使自爲計。及醒。遂使僕遍貼無名子云。今科狀元有弊。闈卷進呈。朝命宰相寇準重加檢閱。準聞狀元有弊之謠。乃以他卷與之互易。尤孔遂落第。而芬擢大魁。授翰林院承旨。儀亦成進士。授荊州清軍同知。芬給假葬親。儀以孀姑託其照拂。尤孔下第。又失金。廁底埋金。又變石塊。漸至貧窶。乃以產售。芬童僕亦皆投芬。芬見金光起。廁中問之。尤孔舊僕言。昔日埋金事。啓視皆金磚。乃以其一贈儀孀姑。常往週恤。以其一濟貧者。時東方氏猶踞山寨。儀奉命往討。檀梅知卽東方之夫。愆而不言。與戰。儀兵敗。告急于朝。丁謂啣寇準拔芬。遂薦芬討賊。芬往楚。會儀同勦。皆被困。三軍大飢。檀梅乃餽。



以羊酒約芬射書招安。乃偕東方氏解甲納款。班師奏捷。東方氏賜婚秦儀。詢之。卽原聘妻也。檀梅賜芬爲婚。芬念尤孔貧。且爲僚婿。乃以所得金還之。割宅分居。尤孔遂力行善事。卒成進士。

### 半臂寒

近時人作。記宋祁事也。祁前後頗有事蹟。以諸姬爭送半臂。祁忍凍。爲風流話柄。故名。宋祁兄弟同行。逢一異僧相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大宋復遇諸塗僧。乃大驚曰。公丰神特異如此。豈活數萬命者乎。大宋曰。素貧安得有此。僧曰。姑思之。宋良久曰。北堂有蟻穴。忽爲大雨所浸。某尋編竹爲橋以渡。豈此是耶。僧曰。必是也。小宋合當首魁。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

宋果大魁。章獻太后乃謂弟不可以先兄。因命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出類文

聚。大宋名郊。改名庠。字公序。小宋名祈。字子京。堯山堂外紀。宋子京過御

街。逢內家車子。中有褰簾者。曰小宋也。子京歸。遂作鷓鴣天云。寶轂彫輪狹路

逢一聲腸斷繡幃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爲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幾萬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知之。問內人第幾車子。何人呼小宋。有內人自陳。頃侍御宴。見宣翰林學士。左右內臣曰。小宋也。時在車子中。偶見之。呼一聲耳。上召子京。從容語及。子京惶懼無地。上笑曰。蓬山不遠。因以內人賜之。鴻書。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帑幕。然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在人家。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亦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食之。幾達晨。明旦對賓客。自言其事。每讌集。必舉以爲笑。東軒筆記云。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然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尙

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多。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按半臂者。猶今所言背心也。唐鄭愚好穿錦半臂。蓋唐宋人多服此。以其便于添減也。宋祁又有上元張燈。及九日題糕。亦皆韻事。此第舉一節耳。

### 鯁詩識

不知何人所作。按貫休署號禪月大師。乃入蜀後孟昶所賜。今劇中白云。長安天子賜我法號。喚做禪月大師。是以爲唐昭宗時事。前後不合。又貫休去吳越游荆南。見放於成汭。被疎於高季昌。而後入蜀。今劇中白云。西蜀峨眉。原是文殊道場。若得於此栖遲。可了暮年時日。爲是別了寺主。持鉢西行。亦未考實。又錢鏐待貫休。本有二說。一以爲令改十四州爲四十州。貫休不可而去。未嘗得見。一以爲武肅遺贈甚豐。今劇中錯綜用之。十國春秋云。僧貫休。字德隱。俗

姓姜氏。婺州蘭谿人也。乾寧中。謁吳越武肅王。獻詩云。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  
霜寒十四州。武肅王命改四十州。乃可相見。貫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閒雲  
孤鶴。何不可飛。一云。貫休投詩於武肅。甚愜志。遣贈亦豐。王立功臣。碑列平越。將校姓名。遂刊貫休詩於碑陰。見重如此。遂擔簦遊  
荆南。節度使成汭患之。遞放黔中。久之。再至荆南。高季昌館之。龍興寺感時政。  
作酷吏辭。復被疎遠。鬱悒中題硯子曰。入匣始身安。或以爲匣者。蜀也。相勸來  
蜀。遂至成都。上陳情頌。復獻詩。有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年得得來。高祖  
大悅。呼爲得得和尚。留住東禪院。賜賚優渥。署號禪月大師。鯁詩讖者。言貫  
休爲人骨鯁。偶作一詩。似無關輕重。而其性鯁。必不肯改。竟爲詩讖也。